

### 第三章 白居易蘇杭形勝詩歌之內涵

杭州與蘇州皆是中國著名的古都名城，其涵藏著深厚的歷史文化，也蘊藉著不少唯美浪漫、動人心弦的璀璨名篇。兩千年來，有太多的史事在此地發生，也有許多的文豪詩人曾在此地佇足題詠，隨著時間的流逝，朝代的變遷，如今這些人、這些事已淡化成史書上的一個環節，然而他們所遺留下來的足跡卻不曾消滅。就如同中唐詩人白居易，他雖不以山水田園詩揚名，然而他在杭州、蘇州寫下的山水形勝詩，清新明媚，以景結情，有許多優秀的名篇佳作流傳於世。

本章分成兩節，筆者首先針對杭州和蘇州的史地背景做一番詳細地考察，再依詩歌的內涵以及作者的聯想與感概作一深入性的探討，希望能將白居易筆下美麗的蘇杭形勝詳實而完整地呈現出來。

#### 第一節 杭州人文風情

##### 一、史地述要

杭州城史脈悠遠，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有原始人類在這一帶活動，史稱「良渚文化」<sup>1</sup>，當時的杭州城區和西湖還只是一個淺海灣，由北面的北高峰、老和山以及南面的鳳凰山、吳山等向東突出，成為兩個海岬，環抱著狀似馬蹄形的海灣。海灣以西即今西湖群山，統稱為武林山，杭州舊稱「武林」，則得名於此。後來由於錢塘江上游和海灣三面沖刷下來的泥沙受海潮的推頂，泥沙堆積，沙嘴延伸，遂使海灣與大海分開，形成了一個瀉湖，而這個瀉湖便是為後人所迷戀不已的西湖。

關於杭州之名的由來，許慎《說文》曰：「旂，方舟也，從方亢聲。」段玉裁注：「杭即旂字，詩謂一葦可以為之舟也。舟所以渡，故謂渡為旂。」<sup>2</sup>由此可見，「杭」與「航」相通，有渡河、渡船的意思。相傳夏禹乘舟會諸侯於會稽山，捨其杭(方舟)於此，因有「餘杭」、「禹杭」之名。商、西周時，杭州屬於「揚州

<sup>1</sup> 闕維民《杭州城池暨西湖歷史圖說》(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一版)，頁5。

<sup>2</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2000年9月，普及版一版一刷)，八篇下，頁409。

之域」<sup>3</sup>。到了春秋戰國，杭州先後成為吳、越、楚的屬地<sup>4</sup>。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屬會稽郡，設錢唐、餘杭兩縣，這是杭州首次建縣的歷史記載。東漢時，漢光武帝於建武六年(公元 30 年)合併錢唐、餘杭兩縣，並且修築海塘，使西湖與江海隔絕，很大的擴展了杭州的疆域，南北朝劉道真寫有《錢唐記》云：「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昔日境逼近江流，縣在靈隱山下，至今基址猶存。」<sup>5</sup>記下了當時的錢唐縣環繞靈隱、天竺等南北諸峰，幅員寬廣，有數千戶人家散居其間。三國和兩晉時，錢唐仍為吳郡屬縣。南朝梁時，錢唐升格為臨江郡，陳時改置錢唐郡，這是杭州歷史上首次由縣升格為郡的開端，在這之前，始終以錢唐、餘杭來稱呼杭州，直到隋文帝廢錢唐郡，設置杭州餘杭縣，「杭州」才第一次作為地名出現在歷史上。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公元 591 年)，大臣楊素依鳳凰山建造州城，在東西南北四面建成了十二個城門，這是杭州歷史上首次建城。之後，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 607 年)，改杭州為餘杭郡，大業六年(公元 610 年)開鑿京口(今鎮江)至杭州的江南運河，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這條南北運河加速了杭州的發展，使其一躍成為水陸交通和商賈的大郡，與揚州及廣州並列為中國三大商埠。<sup>6</sup>

唐朝時，將全國分成十道，杭州屬江南道，為避國號諱，於高祖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改錢唐為錢塘；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改餘杭郡為杭州。誠如白居易所說：「餘杭乃名郡，郡郭臨江汜」<sup>7</sup>，在唐代，杭州是江南的名城，人口將近十萬戶，歲錢達五十萬緡，是國家重要的稅收之地<sup>8</sup>，這在《舊唐書》與《新唐書》中都有詳細記載：

杭州上，隋餘杭郡。武德四年，平李子東，置杭州，領錢塘、富陽、餘杭三縣。六年，復沒於輔公祏。七年平賊，復置杭州。八年，廢潛州，以於潛縣來屬。貞觀四年，分錢塘置鹽官縣。天寶元年，改為餘杭郡。乾元元年，復為杭州。舊領縣五，戶三萬五百七十一，口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天寶領縣九，戶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八，口五十八萬五千九百六十三。在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至東都二千九百一十九里。<sup>9</sup>

<sup>3</sup>〔宋〕祝穆撰，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方輿勝覽》：「禹貢，揚州之域。」(北京：中華書局 2003 年 6 月第一版)上冊，第一卷，頁 1。

<sup>4</sup> 同註 3，《方輿勝覽》：「春秋時，初屬越；越敗，屬吳；吳滅，又屬越；越敗，屬楚。」

<sup>5</sup> 陳橋驛《中國歷史名城－杭州》(木鐸出版社，1987 年 7 月初版)，頁 114。

<sup>6</sup> 趙儀蓀《明麗西湖》(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94 年 8 月初版)，頁 2。

<sup>7</sup>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5 月三刷)〈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卷八，頁 412。

<sup>8</sup> 余秋雨《杭州》(台北：閣林國際叢書，2002 年 6 月初版)，頁 26、27。

<sup>9</sup>〔後晉〕劉煦《舊唐書·地理志》(台北：藝文出版社，1955 年，據乾龍武英殿刊本影印)第四冊，卷四十，頁 1588。

杭州餘杭郡，上。土貢：白編綾、藤紙、木瓜、橘、蜜薑、乾薑、芑、牛膝。有臨平監、新亭監鹽官二。戶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八，口五十八萬五千九百六十三。縣八，錢塘，鹽官，餘杭，富陽，於潛，臨安，新城，唐山。

10

從此可以看出，杭州物產風饒，富庶繁華，從事貿易的商賈來來往往，遊客更是絡繹不絕，而杭州之所以能由山中小縣升遷成江南名郡，最主要還是得益於西湖的疏浚與治理。唐朝先有李泌鑿六井，沿湖分置水閘，引西湖水灌入各井，以供民需，後有白居易修築湖堤，疏通六井，使其得以蓄水灌溉，免受乾旱之苦。六井中唯有相國井保存至今，猶算完好，而白居易當年所築的湖堤雖已頹圮不見，但後人為感念他的恩德，把原來的白沙堤喚作「白堤」作為紀念。

宋朝以後，杭州的政經地位變得更加舉足輕重，其重要性遠遠地超越了揚州、蘇州及越州。五代及南宋分置首都於此，先是擴建鳳凰山的州城，又興建許多寺廟寶塔和亭臺樓閣，使得杭州有佛國之稱，著名的六和塔即是五代吳越國王錢鏐用來捍衛海塘，抵擋錢塘江潮水氾濫的鎮江寶塔，其他如保俶塔、雷峰塔和白塔，也都是在吳越時所鑄造，現已成為遊覽西湖的標誌性景點。南宋時，為躲避戰亂而舉國遷都臨安(杭州)，在此造殿三十座，行宮三十七座，御花園十一座，城內沿河開通一條貫穿南北的大街，稱為天街、御街，茶坊、酒肆林立，相當熱鬧繁華；此外，江南運河暢通無阻，吸引許多遠至國外的使節、商人、僧侶紛至沓來，而朝廷也設有四方省館及市舶司等機構來接待這些旅客，景象可以說是一片輝煌繁盛；馳名中外的西湖十景<sup>11</sup>—蘇堤春曉、柳浪聞鶯、花港觀魚、曲院荷風、雙峰插雲、雷峰夕照、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南屏晚鐘、斷橋殘雪的景名即形成於此時。

元代，政治中心北移，但杭州仍是東南地區經濟、交通和文化的重鎮，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就曾經來到杭州，並誇讚它是「天城」，是「世界上最美麗、最華貴之城」。明、清兩代，杭州依舊是執江南經濟之牛耳，紡織業盛行，文學家、藝術家以及金石篆刻家等，名流輩出。清康熙年間更建行宮，幾次南下杭州遊幸，所到之處留下的勒碑、匾額至今還隨處可見。

現在的杭州，是浙江省的省會，也是歷史文化名城，每年吸引大批遊客來到

<sup>10</sup>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5年一版)第二冊，卷四十一，頁1059。

<sup>11</sup> 同註6，趙儀蓓云：「西湖十景的題名，源於北宋的山水畫家宋迪題畫的字句，以標出畫作的內容，如『平沙落雁』、『遠浦歸帆』等。後來的山水畫家競相仿效，到了南宋畫家馬遠、南清波在畫西湖風景的畫作上分別標題了『柳浪聞鶯』、『兩峰插雲』、『平湖秋月』、『斷橋殘雪』、『三潭印月』、『雷峰夕照』、『蘇堤春曉』、和『南屏晚鐘』，後來又畫了『花港觀魚』、『麴院荷風』兩幅，於是有了西湖十景的說法。清康熙南巡遊湖，為十景題名立碑，並改『兩峰插雲』為『雙峰插雲』，『麴院荷風』為『曲院荷風』，是為現今的十景。

此地尋幽訪勝，這些遊客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想要親自到西湖遊覽一番，確認一下西湖是否如同詩人白居易所說的擁有「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蹄」<sup>12</sup>、「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sup>13</sup>如詩如畫般的迷人景象；亦想要登臨天竺寺及靈隱寺，參拜白居易〈留題天竺靈隱兩寺〉詩裡：「寺暗煙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sup>14</sup>幽靜肅穆、雲煙飄渺、暗香浮動的古剎廟宇，如同王充閻在《面對歷史的蒼茫》一書所說：

歷盡世事滄桑，許多當年的勝景已蕩然無存，但在故都的遺址上，卻有沉甸甸的文化積存在那裡。漫步在這些地方，我腦子裡湧現出很多詩文史，翻騰著春秋戰國以來幾乎整部的中華文明的煙雲。這些作品記敘了曾經發生過的一切，更道出了作者對具體生命形態的超越性理解。<sup>15</sup>

杭州的歷史文物許多都跟隨時間灰飛煙滅，但也有一些遺蹟至今仍存留著，後世的人來到此地遊覽，他們腳踏著積累幾千年西湖濕軟的泥土，走過詩人曾經修築過的湖堤；他們手撫著東晉時就已建造的靈隱寺圓柱，心裡想著的是過往的詩人、文人對於此地的迷戀與敬重，彷彿時空交錯，過去的歷史重現眼前，微風一吹，又回到了現實人聲鼎沸的旅遊勝地。白居易的詩就是一小部份唐代的歷史，其杭州形勝詩以實筆寫景，氣象萬千，啟蒙了後人對於杭州絕美的印象：

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隄白踏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  
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16

## 二、山水名勝

杭州之美，美在湖光山色，也美在人文神韻，白居易於長慶二年(公元 822 年)來到杭州後，就深深為杭州的層巒疊嶂、修竹茂林、湖泉幽壑、樓閣塔寺所迷戀，他曾寫有〈餘杭形勝〉：「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遶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sup>17</sup>點出了杭州的地理形勢以及風情景致是舉世絕倫，人間少有；而《輿地紀勝》一書也記下了杭州的勝概：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杭自郡城，西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西

<sup>12</sup> 同註 7，〈西湖晚歸迴望孤山寺贈諸客〉卷二十，頁 1361。

<sup>13</sup> 同註 7，〈春題湖上〉卷二十三，頁 1544。

<sup>14</sup> 同註 7，〈留題天竺靈隱兩寺〉卷二十三，頁 1564。

<sup>15</sup> 王充閻《面對歷史的蒼茫》(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一版)。

<sup>16</sup> 同註 7，〈杭州春望〉卷二十，頁 1364。

<sup>17</sup> 同註 7，〈餘杭形勝〉卷二十，頁 1371。

界浙河，東奄左海，提封七州，甲於天下。輦轂之下先彈壓，楊素剏州城，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兼有山川之美。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船，出入於江濤浩渺、杳靄之間。錢塘兼有天下之美，屋邑華麗，自古繁華，全吳都會，十里荷花。杭為吳越之會州，其民物之庶，為天下劇。杭於東南為大州，而其官府多因錢氏之故，特為宏壯。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

18

大抵來說，杭州依山傍水，有三面被山峰所環繞，北面有北高峰、老和山，西面有飛來峰，南面則有南高峰、鳳凰山，而靈隱寺位於北高峰和飛來峰之間的山谷，天竺寺位於飛來峰的下緣，東邊是杭州城刺史任所，可由城門眺望東南方的錢塘江，至於最美麗的西湖則有如畫籠點睛般的坐落在其中。白居易於杭州「歲熟人心樂，朝遊復夜遊。」<sup>19</sup>在治郡的三年裡，很快地就把杭州給踏遍了，所以他「吟山歌水嘲風月」<sup>20</sup>，寫下無數歌詠杭州風光明媚、清幽自然，閑適又帶有淡泊意境的詩篇。本文將參照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sup>21</sup>、宋代的三本方志：祝穆《方輿勝覽》<sup>22</sup>、王象之《輿地紀勝》<sup>23</sup>、潛說友《咸淳臨安志》<sup>24</sup>，以及清乾隆《杭州府志》<sup>25</sup>的府境圖和林正秋《杭州史話》中的〈杭州城廓變遷示意圖〉<sup>26</sup>，比對杭州城以及周邊的山水名勝的歷史地理，將詩人於杭州的寫景詩所提及的景觀作一整理歸納，劃分成四個主要區域來論述：

### (一)西湖及其周邊景觀

<sup>18</sup>〔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2月第一版二刷)第一冊，卷二，頁87、88。

<sup>19</sup> 同註7，〈正月十五日月夜〉卷二十，頁1387。

<sup>20</sup> 同註7，〈留題郡齋〉卷二十三，頁1563。

<sup>21</sup>〔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中文出版社，1973年2月初版)。此書為唐代地理總志，作者以貞觀十道(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作為區域劃分，對政區的歷史沿革和地理位置都有系統性的敘述，並於每縣下附有古跡考證，資料極其豐富。杭州在當時歸為江南道。

<sup>22</sup> 同註3，祝穆《方輿勝覽》是南宋時期地理總志，全書分前集四十三卷，後集七卷，續集二十卷，拾遺一卷，凡七十卷。記宋初臨安府(今浙江杭州)轄下的浙西路、浙東路、江東路、江西路等十七路，各系所屬府州軍於下，並以臨安府為首，內容首記建置沿革，次記有郡名、風俗、形勝、土產、山川等事要。唐時杭州屬浙西路。

<sup>23</sup> 同註18，王象之《輿地紀勝》是一部私撰南宋地理總志，凡二百卷。全書記載南宋疆域，下列府州沿革、縣沿革、風俗行勝、景物、故跡、官吏、人物、仙釋、碑記、詩、四六等十二門，並大量輯錄人物、碑記、詩文資料。杭州屬兩浙西路。

<sup>24</sup>〔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台北：臺灣商務，1983年初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此書為南宋地方總志，凡一百卷，前十五卷為行在所隸，記載皇城及中央官署等；十六卷以後，分列疆域、山川、風土、人物、寺觀、園亭、古蹟…等十九門，體例完備，徵材宏富，考辨精審。

<sup>25</sup>〔清〕乾隆《杭州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據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影印)。

<sup>26</sup>《名城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一版)上冊，頁238。

## 1.西湖

「西湖」作為一個結合了自然風景與歷史人文之美的中國旅遊勝地代表，不知有多少人為它的幽幽山水所牽動，因它豐富的文史遺蹟所感念，歷來凡行經杭州者，必定先至西湖觀賞遊覽一番。《輿地紀勝》云：「西湖在州西，周回三十里，其源出武林泉，山川秀發，景物華麗，樓觀參差，映帶左右，為天下之勝。」<sup>27</sup>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西湖在郡西，舊名錢塘湖，源出於武林泉，周迴三十里，自唐及國朝號遊觀勝地，及中興以來，衣冠之集，舟車之舍，民物阜蕃，宮室鉅麗，尤非昔比。」<sup>28</sup> 《方輿勝覽》：「西湖在州西，周回三十里。其澗出諸澗泉，山川秀發。四時畫舫遨遊，歌鼓之聲不絕。」<sup>29</sup> 這三本宋人方志所記述的西湖景象既繁華又熱鬧，是個集天、地、物三者之精妙<sup>30</sup>而又人文薈萃的人間天堂，殊不知西湖在最早以前其實還只是一個雜草叢生，經常發生乾旱和水患的小湖泊，雖有唐人李泌鑿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然而當時的西湖並不怎麼起眼，自然也不會引起文人的注意。直到白居易作了杭州刺史，帶領州民築堤浚湖，植柳種花，西湖才有了今天這般嬌艷的模樣。

白居易是最早發現西湖風景之美的人，也是首位作詩盛讚西湖的大詩人，他在杭州任內頻頻出遊，其中最愛的形勝就數西湖。西湖又名錢塘湖，寓有泉水源源不絕、經濟富庶之意；另外，因西湖築有石函閘，地勢又較石函閘以北的水域為高，所以有石函湖、上湖的別名。西湖三面環山，一面臨城，間有樓亭臺閣坐落其中，春天時柳樹夾岸，飛絮如簾，湖面澄澈，明亮如鏡，白居易喜歡在春天來到湖邊閒行散步，〈錢塘湖春行〉<sup>31</sup>一詩就是他睹物思情，有感而發之作：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裡白沙堤。

此詩作於長慶四年(公元 824 年)，首聯、頷聯先寫湖上景色，並以詩人的視線為嚮導，望見西北方的孤山寺與賈公亭，接臨著飄浮著低矮雲朵的湖面，再看向近處的暖樹、春泥，有早鶯與新燕爭相築巢覓食，十分熱鬧。頸聯與末聯則寫春行的心情悠然自得，安和舒暢。全詩寫來極富春天生意盎然之氣息，視線由遠及近，意象寓動於靜，堪稱為山水詩的上乘之作。不過西湖不光是白天才有「迷人眼」的景象，就是在夜晚遊覽西湖也別有一番風味：

<sup>27</sup> 同註 18，《輿地紀勝》第一冊，卷二，頁 94、95。

<sup>28</sup> 同註 24，《咸淳臨安志》第 490 冊，卷三十二，頁 353。

<sup>29</sup> 同註 3，《方輿勝覽》上冊，卷一，頁 7。

<sup>30</sup> 文翔鳳：「地之精妙在山川，天之精妙在風月，物之精妙在花竹，即就其所值兼之，無佳客鑑賞其妍，與麋鹿禽鳥之出入林卉何異？」（〔明〕錄雲龍等選評，蔣金德點校《明人小品十六家》上冊，頁 335。）

<sup>31</sup> 同註 7，〈錢塘湖春行〉卷二十，頁 1351。

郭外迎人月，湖邊醒酒風。誰留使君飲？紅燭在舟中。<sup>32</sup>

盡日湖亭臥，心閑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帽，江風透葛衣。柳隄行不厭，沙軟絮霏霏。<sup>33</sup>

這兩首詩分別是〈湖上夜飲〉與〈湖亭晚歸〉。夜晚風勢較大，詩人與朋友乘船泛湖，飲酒作樂，冷風徐徐吹來，醉意便消了一半，於是半醉半醒地在西湖閒逛，仰頭望見一輪明月，好似在迎接自己一樣跟著移動，岸邊的柳絮紛飛，無論來過幾次，都不會有厭煩之感。像這樣充滿悠然閒適的氣息的詩篇還有這首〈夜歸〉<sup>34</sup>：

半醉閑行湖岸東，馬鞭敲鐙響瓏璁。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樓腳漸移當路影，潮頭欲過滿江風。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開蠟燭紅。

白居易寫景層次豐富，起句先交代主要場景，然後將視野漸漸擴充到十里外的沙堤和青山，再摹擬由空中俯視西湖上樓閣的倒影，最終以歸返作結，整首詩就像一幅圖畫，生動活潑又歷歷在目。清康熙皇帝對此詩讚譽有佳，他在《唐宋詩醇》說：「次聯已盡西湖之景。五六從空中摹擬而得。『潮頭欲過滿江風』較許渾『山雨欲來風滿樓』句，更為闊大。」<sup>35</sup>許渾也是唐代詩人，其〈咸陽城西樓晚眺〉原詩為：「一上高樓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描寫他在秋日傍晚登上咸陽古城樓觀景，慨嘆秦王朝滅亡後，咸陽變得荒蕪敗壞，恐怕唐朝也會因為內憂外患，戰亂不斷而步其後塵，詩中尤以「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句最富形象化，充滿風雨欲來狂瀉的驚人氣勢，成為千古名句。而白居易「潮頭欲過滿江風」更勝過許渾的「山雨欲來風滿樓」詩句，原因在於白居易所描寫的場景波瀾壯闊，形勢壯觀。

祝穆曾在《方輿勝覽》中說：「使杭州無西湖，如人而去眉目，豈復為人乎？」<sup>36</sup>他將西湖的重要性與人之眉目作比擬，形容得十分貼切，而西湖對於白居易來說，應當也是如此。在多首歌詠西湖的詩篇當中，〈春題湖上〉<sup>37</sup>寫得最為傳神：

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sup>32</sup> 同註 7，〈湖上夜飲〉卷二十，頁 1370。

<sup>33</sup> 同註 7，〈湖亭晚歸〉卷二十，頁 1367。

<sup>34</sup> 同註 7，〈夜歸〉卷二十，頁 1340。

<sup>35</sup> [清] 乾隆《唐宋詩醇》(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1 年)卷二十四，頁 688。

<sup>36</sup> 同註 3，《方輿勝覽》上冊，卷一，頁 7。

<sup>37</sup> 同註 7，〈春題湖上〉卷二十三，頁 1544。

此詩前六句寫景，後二句展情，描寫西湖在他眼中美得就像一幅畫，尤其是在春天晴朗的天氣裡，更是能夠感受到西湖美好的氛圍，重巒疊嶂襯著一方澈亮湖水，翠綠松林排成一面倒映湖中，山水相容，益添秀媚；到了夜晚，皓月當空，投映在湖裡的便是一顆明珠，柔情萬種，儀態千秋。而西湖的周圍則因白居易的恩澤，灌溉有方，農田廣布，早稻揚起有如線頭，細長的新蒲有如青羅裙帶，這樣秀麗溫馨的景色，又叫人如何拋卻？然而實在是太迷戀西湖，皇恩卻只許任職三年，只好題詩留別：

征途行色慘風煙，祖帳離生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  
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迴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

38

白居易之於西湖，就像是一位君子對於淑女般情意綿綿，纏綿眷戀，自從他離開杭州以後，便將數不盡的思念化作詩篇：「自別錢唐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欲將此意憑迴棹，與報西湖風月知。」<sup>39</sup>平日詩酒不離的他，因為過份思念西湖，以致於詩歌不吟，美酒不飲，一切盡顯得意興闌珊，只希望西湖也能知曉他的心意。由此看來，西湖的確是相當迷人，否則白居易又怎會為他魂牽夢縈，念茲在茲，宋代的蘇軾又怎會繼白居易之後寫出〈飲湖上初晴後雨〉：「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sup>40</sup>這首千古絕唱呢！

## 2. 白堤

白堤位在西湖的東北方，東起斷橋，西接孤山，是西湖歷史上最悠久的古堤。長慶二年白居易來到杭州，疏浚西湖，修築湖堤，造福了杭州百姓。然而隨著朝代的變遷，白居易當時所築的堤防早已頹圮毀壞，後人為了紀念他，於是把原來就有的白沙堤喚作白堤，以示緬懷。以往有人認為白沙堤便是白堤，但是經過多人舉例考證，可以證實並非如此。按汪立名云：「按西湖蘇、白堤，相傳二公始築。《新書》亦云：『居易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此公初到杭州詩已有『十里沙堤』句。又〈錢塘湖石函記〉但云：『修築河堤，加高數尺。』〈別杭州〉詩注云：『增築湖堤』。築不自公始明矣。或以公詩有『綠楊陰裡白沙堤』為白堤所自來。然公詩如：『護江堤白踏晴沙』，亦用白沙，不獨湖堤也。況公所修湖堤在湖之東北，接連下湖，舊志：『近昭慶有石函橋、溜水橋』，是其故址，即李泌設閘洩水引灌六井處。今杭人率指蘇堤之西為白堤，益不相涉。又有指石徑塘為白堤者，不知張祜已有『斷橋荒蘚合』之句矣。白詩『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

<sup>38</sup> 同註 7，〈西湖留別〉卷二十三，頁 1567。

<sup>39</sup> 同註 7，〈杭州迴舫〉卷二十三，頁 1574。

<sup>40</sup> [宋]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蘇軾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卷九，頁 96。



腰一道斜』自注云：『孤山寺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裙腰。』正指今石徑堂也。」<sup>41</sup>杭世駿《訂訛類編》卷五亦引《金壺字考》云：「《咸淳臨安志》無白公堤，所謂白公築之堤在上湖與下湖有隔處，公自著〈錢塘湖石記〉可證。今人所指之白堤即白詩所云：『綠楊陰裡白沙堤』，白公前已有之。」又沈德潛《唐詩別裁》卷十五云：「今之白堤即白沙堤，白公時已有之，非白公築也。」<sup>42</sup>所以後人之所以把白沙堤誤認為是白居易築的堤，既是一種美麗的錯誤，也是對於白公恩澤西湖的一種憶念與想望。

白堤現已成為西湖十景之一的「斷橋殘雪」，以其在冬日霽雪過後，橋上的積雪在陽光的照射下漸漸融化，往往橋的向陽面會先消融，而橋的陰面仍是銀雪皓皓，若是站在寶石山上眺望，就會出現橋似斷而未斷的奇特景觀而題名。雖然南宋始有「斷橋殘雪」之稱，不過斷橋在唐代時就已經存在，張怙曾有詩云：「斷橋荒蘚合」，白居易也分別作有〈題小橋前新竹招客〉<sup>43</sup>、〈新春江次〉<sup>44</sup>吟詠斷橋景致，二詩如下：

雁齒小虹橋，垂簷低白屋。橋前何所有？萋萋新生竹。皮開拆褐錦，節露抽青玉。筠翠如可飡，粉霜不忍觸。閑吟聲未已，幽玩心難足。管領好風烟，輕欺凡草木。誰能有月夜，伴我林中宿？為君傾一盃，狂歌竹枝曲。

浦乾潮未應，堤濕凍初銷。粉片粧梅朵，金絲刷柳條。鴨頭新綠水，雁齒小虹橋。莫怪珂聲碎，春來五馬驕。

詩中所說的小虹橋即是斷橋。斷橋本名寶祐橋<sup>45</sup>，是一座大型拱橋，它將西湖隔成裡湖、外湖，佇立橋上便能夠環顧西湖四州山巒起伏，疊翠為屏的風光，間能欣賞波光潑灑，橋影洩漾的水色，是白居易走春必至的景點之一。這兩首詩透過竹節高生、玉筍新冒、粉片梅朵、金絲柳條、綠鴨戲水的景象，溫婉地將春天的氣息展現出來，使人讀來如沐春風，宛若置身其中。此外，白居易還運用了視覺藝術的手法，為文字浸染色彩，如虹橋、白屋、褐錦、筠翠、粉霜、青玉、粉片、金絲、綠水，這些詞語除了將西湖與斷橋妝點得繽紛可愛，絢麗燦爛，其中也隱藏了詩人對此湖光山色的無限愛戀。

### 3. 孤山寺

<sup>41</sup> 同註 31。

<sup>42</sup> 同註 27，朱金城箋，頁 1352、1353。

<sup>43</sup> 同註 7，〈題小橋前新竹招客〉卷八，頁 440。

<sup>44</sup> 同註 7，〈新春江次〉卷二十三，頁 1544。

<sup>45</sup>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斷橋，本名寶祐橋，自唐時呼為斷橋。」(世界書局，1963年5月初版)卷二，頁9。

西湖的中央有島嶼，名為孤山，孤山東連白堤，西接西冷橋，《輿地紀勝》云：「孤山，去錢塘舊治四里，湖中獨立一峯，時人多留題。」<sup>46</sup>《咸淳臨安志》：「孤山在西湖中稍西，一嶼聳立，旁無聯附，為湖山勝絕處。」<sup>47</sup>明·田汝成撰《西湖遊覽志》亦云：「孤山，介湖中，碧波環遶，勝絕諸山。唐、宋間，樓閣參差，彌布椒麓。」<sup>48</sup>由於孤山四面有景，山水環繞，美不勝收，早在唐代就有佛寺在此興建，白居易遊覽西湖時也會順道而來，如〈西湖晚歸迴望孤山寺贈諸客〉<sup>49</sup>：

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出道場。盧菊子低山雨重，棕櫚夜戰水風涼。  
煙波澹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海中央。

蓬萊宮指的是孤山寺，又名永福寺、廣化寺。此詩作於長慶三年，前兩句點題，中間四句分別以高低遠近等不同視角環顧周圍景色，其中「重」、「戰」、「搖」、「倚」四字用字精妙，《唐宋詩醇》評曰：「句法挺健，由字法生新也。『重』字、『戰』字、『搖』字、『倚』字俱下得警拔，遂覺全首生動，故曰：『練句不如練字。』」<sup>50</sup>詩人從孤山寺乘船歸返，回頭盼望方才遊覽之處，碧麗的天空下煙波浩蕩，夕陽的餘輝灑落在參差的樓殿上，正值傍晚時分，景色還是無限美好。還有一首詩也是在孤山所寫：

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豔新妍占斷春。色相故關行道地，香塵擬觸坐禪人。  
瞿曇子弟君知否？恐是天魔女化身。<sup>51</sup>

當時的孤山寺長有一種山石榴花，顏色鮮豔欲滴，白居易見了忍不住作詩題詠。此詩把山石榴擬人化，描寫其容貌嬌豔無比，卻生長在佛門清淨之地，或恐是魔女化身為花兒要將俗人給迷惑，詩人的這個構想確實相當有趣。

#### 4. 竹閣

孤山的南坡有個竹閣，也是白居易遊孤山時駐足最多的地方。《輿地紀勝》：「孤山有白居易竹閣。」<sup>52</sup>《咸淳臨安志》卷三十二：「其始孤山廣化寺有白公竹閣，因其遺蹟而祀白公，後人以東坡、和靖附焉。」<sup>53</sup>又同書卷二十三：「舊

<sup>46</sup> 同註 18，《輿地紀勝》第一冊，卷二，頁 94。

<sup>47</sup> 同註 24，《咸淳臨安志》第 490 冊，卷二十三，頁 275。

<sup>48</sup> 同註 45，《西湖遊覽志》卷二，頁 10。

<sup>49</sup> 同註 7，〈西湖晚歸迴望孤山寺贈諸客〉卷二十，頁 1361。

<sup>50</sup> 同註 35，《唐宋詩醇》卷二十五，頁 721。

<sup>51</sup> 同註 7，〈題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諸僧眾〉卷二十，頁 1358。

<sup>52</sup> 同註 18，《輿地紀勝》第一冊，卷二，頁 91。

<sup>53</sup> 同註 24，《咸淳臨安志》第 490 冊，卷三十二，頁 357。

在廣化寺柏堂之後有小閣，多植竹。白公每偃息其間，仍有詩，遂以名。」<sup>54</sup>「竹閣」，顧名思義，即是植有竹林可供休憩的閣樓，中國文人向來愛竹，以其虛心，象徵高風亮節，而白居易尤其喜歡待在竹閣，如：

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清虛當服藥，幽獨抵歸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閑。無勞別修道，即此是玄關。<sup>55</sup>

小書樓下千竿竹，深火爐前一盞燈。此處與誰相伴宿？燒丹道士坐禪僧。

<sup>56</sup>

這兩首詩都是寫他在竹閣過夜，心境有如隱士般清虛幽獨。其實他並不想成為真正的隱士，因為一旦真隱，就會與世俗脫節，違背他與民眾接觸的根本思想，且隱士所隱之處都是偏僻荒蕪的地方，維生不易，而這個竹閣恰恰滿足他「似出復似處」的吏隱思想，忙完了公事，竹閣就是他最好的去處，因為此地既清幽又不嫌隱蔽，既舒適又不乏樂趣，是吏隱的理想之地。詩中「燒丹道士坐禪僧」指的就是他自己，他在任江州刺史時曾建有草廬燒煉丹藥，只可惜因為有一個環節出錯而宣告失敗，同時他又深受佛家思想浸濡，時常到佛寺參禪打坐，因而履見夾雜儒、釋、道思想的詩句出現。

## 5. 西冷橋

除了白堤與孤山，西冷橋也是西湖著名的景觀之一。西冷橋又名西林橋、西陵橋，是一座大型拱橋，跨立於葛嶺與孤山之間，橋頭有一座慕才亭，刻有「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鑄金」的楹聯，甚是詩情畫意，原本還有一座墓位在湖邊，現已毀壞，僅存遺址，不過這座墓所埋藏的一段過去至今仍為人所知曉，還成為西湖的標的。這座墓也就是南齊錢塘名妓蘇小小的墓，相傳蘇小小住在西冷橋畔，能詩善歌，又特別喜歡遊覽西湖，有一次她在湖邊閒行，認識了書生阮郁，兩人一見鍾情，並私訂終身，然而阮郁的父親來信催他返家，於是兩人就此分別，杳無音訊。雖然蘇小小無時無刻都盼望與阮郁重逢，不過她畢竟是個樂觀的人，依舊乘車徜徉於湖光山色之間，車到烟霞嶺，她在破廟見到一位名叫鮑照的窮書生在攻讀趕考，心生同情而贈銀百兩，鮑照走後，蘇小小也就病死了，遺骨埋在西冷。後來鮑照金榜題名，想要親自向蘇小小道謝，卻聽聞她早已死去的噩耗，不禁掩面而泣，於是就在西冷橋畔擇地造墓，立一石碑，以紀念其恩德。此後的詩人來到這裡，望著湖畔，通常都會聯想起曾經有過一位才貌雙全的美人也是深深為西湖的景致所迷戀，如白居易作〈杭州春望〉：「柳色春藏蘇小家」<sup>57</sup>

<sup>54</sup> 同註 24，《咸淳臨安志》第 490 冊，卷二十三，頁 275。

<sup>55</sup> 同註 7，〈宿竹閣〉卷二十，頁 1346。

<sup>56</sup> 同註 7，〈竹樓宿〉卷二十，頁 1392。

<sup>57</sup> 同註 16。

以及〈餘杭形勝〉：「教妓樓新道姓蘇」<sup>58</sup>等詩句，皆是在追尋蘇小小的蹤跡，與白居易同時的詩人李賀也作有〈蘇小小墓〉：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佩。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sup>59</sup>

蘇小小作為一個妓女，才華洋溢，為人有情有義，卻不幸芳齡早逝，她生前最愛西湖的山水風光，死後也指名要埋葬於西湖的西冷，西湖的魅力之大可想而知。

## (二)靈隱寺、天竺寺

### 1. 靈隱寺

西湖之外，杭州的另一處絕佳風景，是靈隱寺。寺在城西的武林山東飛來峰下。《咸淳臨安志》云：「景德靈隱寺在武林山東。晉咸和元年梵僧慧理建。舊名靈隱，景德四年改景德靈隱禪寺。」<sup>60</sup>靈隱寺的由來相傳是東晉的僧人慧理，自天竺(印度)雲遊至此，他仰望著蒼翠如黛的山巒，驀然回想起祖國的靈鷲山來，嘆道：「茲山靈鷲之一峰耳，何代飛來乎？」於是將此山命名為飛來峰，就地建寺，以「佛在寺日，多為仙靈所隱」<sup>61</sup>之意取名為靈隱寺。靈隱寺周圍山林繁茂，溪澗縈回，寺前有北澗溪水潺潺流過，山水靈氣蘊鬱，殿宇宏敞莊嚴，佛像雕塑精美，白居易在郡守任內，入山次數就多達十二次，他曾寫下〈留題天竺靈隱兩寺〉<sup>62</sup>一詩記錄遊蹤，詩云：

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迴。宿因月桂落，醉為海榴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煙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

這首詩作於長慶四年，詩人收到任期年滿，催促回朝的詔命，心中萬般不捨，於是又重遊舊地。靈隱寺多海石榴花，間有竹林梅樹環繞，下過雨後，空氣更顯清新，淡淡香氣隨風而至，倍覺神清氣爽。只可惜他受限於為朝廷所雇，不得不離開這個風水寶地，就連僧人和賓從也為他感到悵望，愁悶之情難以抑止。此詩雖然不是白居易的寫景名作，但是他在描述靈隱寺幽靜景色的詩句中投入濃郁情感，透露出他是個心思細膩，感情豐厚的詩人。另一篇散文〈冷泉亭記〉對於靈

<sup>58</sup> 同註 17。

<sup>59</sup> 李賀〈蘇小小墓〉(王啟興《校編全唐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一版)中冊，頁2502。

<sup>60</sup> 同註 24，《咸淳臨安志》第490冊，卷八十，頁834。

<sup>61</sup> 《華中山水》(錦繡出版，1991年12月初版)第五冊，頁47。

<sup>62</sup> 同註 7，〈留題天竺靈隱兩寺〉卷二十三，頁1564。

隱寺的泉石勝景寫得也極為生動：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其得要，地搜勝概，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淙淙，風冷冷，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華，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作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夔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sup>63</sup>

文中說「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冷泉亭位在靈隱寺前，是唐刺史河南元夔所建，根據《咸淳臨安志》記載：「冷泉亭在飛來峰下，唐刺史河南元夔建，刺史白居易記，刻石亭上。政和中，僧惠雲又於前作小亭，郡守毛友命去之。」<sup>64</sup>由於冷泉亭「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且又「泉淙淙，風冷冷，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俗人雅士來到此地，「眼耳之塵，心舌之垢」皆能不掃而去，所以白居易遊靈隱必至冷泉。冷泉亭附近還有候仙亭，也是白居易題詠的勝景之一，如：

蹇步垂珠綬，華纓映白鬚。何因註衰老？只有且歡娛。酒興還應在，詩情可便無？登山與臨水，猶未要人扶。<sup>65</sup>

謝安山下空攜妓，柳惲洲邊只賦詩。爭及湖亭今日會？嘲花詠水贈蛾眉。<sup>66</sup>

此二詩分別為〈醉題候仙亭〉與〈候仙亭同諸客醉作〉，前首寫自己雖已衰老，然而體力尚且足夠，還可以遊山歷水，不須別人攙扶。後一首則寫與友人攜妓出遊，嘲花詠水，其樂融融，於是聯想起東晉的謝安常攜歌妓，在會稽東山和朋友一起遊玩，南齊的柳惲曾作〈江南曲〉：「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樂，祇言行路遠。」描述汀洲(白蘋洲)景色的美好以致於不捨歸去，此時此刻，正與詩人的心情不謀而合。

<sup>63</sup> 同註 7，〈冷泉亭記〉卷四十三，頁 2765。

<sup>64</sup> 同註 24，《咸淳臨安志》第 490 冊，卷二十三，頁 274。

<sup>65</sup> 同註 7，〈醉題候仙亭〉卷二十，頁 1334。

<sup>66</sup> 同註 7，〈候仙亭同諸客醉作〉卷二十，頁 1355。

## 2. 天竺寺

靈隱山的南方有一座天竺山，隋朝開皇年間建成天竺寺，與靈隱寺兩兩相望，寺前竹木濃蔭，一派古雅幽寧，〈留題天竺靈隱兩寺〉詩裡「宿因月桂落」、「別橋憐白石」都是在寫天竺寺。按《咸淳臨安志》所記：「下竺靈山教寺，在錢塘縣西一十七里。隋開皇十五年僧真觀法師與道安禪師建，號南天竺。唐永泰中賜今額。」<sup>67</sup>朱金城箋：「杭州天竺寺有三：上天竺寺創自石晉天福間，中天竺寺創自宋太平興國元年，下天竺寺創自隋開皇中。上中二寺皆唐以後所建，其始亦無『天竺寺』之名。唐之天竺寺乃今之下天竺也。」<sup>68</sup>天竺寺分成上天竺法喜寺、中天竺法淨寺、下天竺法鏡寺，而白居易所說的天竺寺乃是下天竺。關於天竺寺的地理位置，在〈寄韜光禪師〉<sup>69</sup>詩中亦有解說：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修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韜光禪師與白居易是好朋友，白居易刺蘇州時，韜光禪師寄宿天竺寺，所以以此詩寄之。蓋靈隱寺與天竺寺兩寺實一寺，「靈山之陰、北澗之陽即靈隱寺，靈山之南、南澗之陽即天竺寺，二澗流水號錢源，泉遶寺峰南北而下，至峰前合為一澗，有橋號合澗。」<sup>70</sup>白居易來往兩山，十分頻繁，他曾在〈想東遊五十韻〉序中說：「天竺、虎丘寺，皆領郡時舊遊最熟處。」<sup>71</sup>正是因為古剎寺宇莊嚴肅穆，無閒雜人等吵嚷，所以他特別喜歡享受這裡所擁有的寧靜祥和的氣氛，而且天竺寺前種有桂花，每逢八月便香氣四溢，到了夜晚徘徊月下，桂花隨風飄落，又是何等的浪漫！天竺寺裡還有一個七葉堂，夏日濃蔭潑綠，是絕佳的消暑勝地，白居易有詩〈天竺寺七葉堂避暑〉：

鬱鬱復鬱鬱，伏熱何時畢？行入七葉堂，煩暑隨步失。簷雨稍霏微，窗風正蕭瑟。清宵一覺睡，可以銷百疾。<sup>72</sup>

此詩以夏日炎炎，心情煩鬱焦躁做伏筆，鋪陳七葉堂的環境涼爽舒適，在此

<sup>67</sup> 同註 24，《咸淳臨安志》第 490 冊，卷八十，頁 835、836。

<sup>68</sup> 同註 7，〈天竺寺送堅上人歸廬山〉卷二十三，頁 1561。

<sup>69</sup> 同註 7，〈寄韜光禪師〉外集卷上·詩文補遺·詩詞一，頁 3851。

<sup>70</sup> 同註 35，汪立名云：「按《方輿勝覽》：『虔州有天竺寺，在水東三里。』東坡〈天竺寺詩香山居士留遺跡一首〉序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予謂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白樂天親書“一山門作兩山門”詩，筆勢奇逸，墨蹟如新。今四十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又東坡書樂天此詩後云：『唐韜光禪師自錢唐天竺來住是山，樂天守蘇日，以此詩寄之。慶曆中，先君遊此，猶見樂天真蹟。後四十七年，軾南遷過虔，復經此寺，徒見石刻而已。紹聖元年八月十七日。是此詩固寄虔州也。但韜光禪師本住靈隱，故詩中有“天香桂子”語。』」卷二十六，頁 767。

<sup>71</sup> 同註 7，〈想東遊五十韻〉卷二十七，頁 1872。

<sup>72</sup> 同註 7，〈天竺寺七葉堂避暑〉卷二十二，頁 1507。

休息枕眠，似乎能把煩惱連同疾病一起帶走，是多麼愜意啊！從他諸多描寫山寺的詩篇來看，我們可以觀察到白居易在杭州常留連於寺院佛宇，一方面固然與他本身信仰佛教有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喜愛寺裡環境清幽、不受俗事所擾的緣故。白居易來到天竺山參拜、避暑，也順道賞玩石頭。天竺產奇石，自唐代就頗負盛名，〈太湖石記〉中說：「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sup>73</sup>說明了他對石頭的了解。其實白居易本身是收藏石頭的名家，〈三年為刺史〉詩云：「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藥。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sup>74</sup>白居易在離開杭州之前，只帶走兩片天竺石與一隻華亭鶴，身上並無多餘錢財，除了證明他兩袖清風，為政清廉外，亦可想見他對於天竺石的鍾愛。

### (三)錢塘江

#### 1.錢塘潮

錢塘江原稱浙江，又名淞河<sup>75</sup>、漸江<sup>76</sup>。源出安徽、江西兩省交界的懷玉山，自西而東流經杭州，注入東海。錢塘江以潮水為勝景，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載曰：「浙江，東在縣南一十二里。莊子云：浙河，即謂浙江，蓋取其曲折為名。江源自歙州界東北流經界石山，又東北經州理北，又東北流入於海。江濤每日晝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極大，小則水漸漲不過數尺，大則濤湧高至數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數百里士女，共觀舟人漁子溯濤觸浪，謂之弄潮。」<sup>77</sup>《咸淳臨安志》亦載曰：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載：「吳王賜死伍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又《越王外傳》：「越王賜大夫種死，葬於西山之下，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審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78

錢塘江曾是春秋吳越爭霸時，兩國軍事交鋒的邊界，當時越王勾踐戰敗，成為吳王夫差的俘虜，伍子胥力諫夫差殺掉勾踐，以免養虎為患，但是夫差為伯嚭所讒，不聽「聯齊抗越」的主張，便賜劍令伍子胥自盡。伍子胥在憤恨之餘，留下遺言，要家人於他死後把他的眼睛挖出，掛在東城門上，要親眼看著吳國被滅。

<sup>73</sup> 同註 7，〈太湖石記〉外集卷下·詩文補遺三，頁 3937。

<sup>74</sup> 同註 7，〈三年為刺史〉卷八，頁 447。

<sup>75</sup> 《莊子·外物篇》：「淞河即浙江，取其屈折以為名。」(台北：三民書局，2007 年 6 月二版)，頁 373。

<sup>76</sup> [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葉光庭、葉揚譯注《水經注》：「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於海。」(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2 年 2 月初版一刷) 卷四十，頁 1729。

<sup>77</sup> 同註 21，《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五，頁 337。

<sup>78</sup> 同註 24，《咸淳臨安志》第 490 冊，卷三十一，頁 345。

夫差得知此事極為震怒，命人將伍子胥的屍首用鴟夷革裹著拋棄於錢塘江中。相傳伍子胥的冤魂隨著錢塘江潮來往激蕩堤岸，有時還素車白馬立於潮頭，親睹越國東山再起，夫差慘敗滅亡的結局，最後，伍子胥著越國大夫文種的魂魄一齊投江，化作急流湧浪，於每年的八月發出狂嘯怒吼。杭州一帶的百姓為此奉伍子胥為潮神，建伍公廟於吳山，且於每年秋季大潮時隆重祭祀，才漸漸發展成弄潮、戲潮的習俗。

不過，錢塘潮形成的因素並不是因為伍子胥的冤魂發怒所致，事實上是因為錢塘江水匯入海灣時，江底的沙坎過高，阻攔水流，再加上日、月與地球之間的引力和位置相互變化關係的影響，在每個月的三日、十八日皆有大潮湧現，尤其是農曆八月十八中秋節前後，潮勢達到極盛，衝擊力道之強，有如潛蛟翻身、怒龍回首，場面驚心動魄，駭人耳目。白居易來到杭州，當然也不容錯過每年一度的重頭戲，長慶三年所作的〈微之重誇州居其落句有西州羅剎之謔因嘲茲石聊以寄懷〉<sup>79</sup>就提到了錢塘潮的事典：

君問西州城下事，醉中疊紙為君書。嵌空石面標羅剎，壓捺潮頭敵子胥。  
神鬼曾鞭猶不動，波濤欲打欲如何？誰知太守心相似，抵滯堅頑兩有餘。

當時元稹官浙東，任越州刺史，杭越兩州毗鄰，彼此以詩筒傳詩，往來頻繁，此詩即白居易贈予元稹的和詩，他以錢塘潮波瀾壯闊的景觀為背景，藉由伍子胥的事蹟，表明了自己堅定頑強、不屈不撓之心。詩中提到的「羅剎石」還寓有一則典故，根據明代田汝成《西湖遊覽志》所記：「秦望山，去城南一十二里，高一百六十丈，相傳秦始皇東遊江滸，欲渡會稽，登山而望，故名秦望。」又云：「羅剎石，在山之東南，橫截江濤，海舶經此，多為風浪擊覆。唐時郡守每歲仲秋既望，迎潮設祭，則樂工歌舞其上。」<sup>80</sup>得知羅剎石位在秦望山，相傳秦始皇統一江山後巡行天下至此，欲涉錢塘江，卻因潮勢兇猛不敢貿然渡過，只好繞道而行，潮水之艱險兇惡由此可見。

其實錢塘觀潮的風俗可以遠溯至先秦、兩漢，《莊子》、《史記》以及漢賦中，也都有探討過錢塘江潮形成的原因。東晉的畫壇巨擘顧愷之曾經作有《觀濤賦》：「臨浙江以此眷，壯滄海之宏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浮，且激波而揚濤。」<sup>81</sup>生動地描繪了錢塘江怒潮激揚的景象。唐代的詩人宋之問、孟浩然、李白、劉禹錫、徐凝、羅隱也都有相關詩文傳世。白居易不遑多讓，觀潮詩更是一絕，如：

<sup>79</sup> 同註 7，〈微之重誇州居其落句有西州羅剎之謔因嘲茲石聊以寄懷〉卷二十三，頁 1529。

<sup>80</sup> 同註 45，《西湖遊覽志》卷二十四，頁 297。

<sup>81</sup> 顧愷之《觀濤賦》（〔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北京圖出館出版，1999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三冊，頁 33。



北客勞相訪，東樓為一開。褰簾待月出，把火看潮來。豔聽竹枝曲，香傳蓮子盃。寒天殊未曉，歸騎且遲回。<sup>82</sup>

黃昏飲散歸來臥，夜半人扶強起行。枕上酒容和睡醒，樓前海月伴潮生。將歸梁燕還重宿，欲滅窗燈復卻明。直至曉來猶妄想，耳中如有管絃聲。

83

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迴。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去被潮催。

84

從這三首詩的著作年代分別為長慶二年、三年、四年，便可得知詩人每年都會來觀潮，並將心得訴諸於文字。由於八月觀潮是杭州城的盛事，幾乎人人都想親見波瀾壯闊、氣勢雄發的奇特景象，因此每逢中秋佳節，都會吸引人潮圍觀，場面相當熱鬧。白居易作為杭州太守，通常是在城樓上席開一面，邀請賓客，一邊聆聽歌妓彈奏竹枝曲，一邊飽覽錢塘江捲起千堆雪浪，傍晚時分，月亮從海的盡頭冉冉升起，幽黃的月光伴隨著砰然起落的浪潮，頓使海灣又增添了一股靈氣，此情此景，教人實在難以忘懷，所以當潮水退去，曲終人散之際，詩人猶妄想騰騰巨浪與管絃聲仍在眼前與耳邊若有似無的展演著，足見他陶醉的程度，錢塘潮不愧是繼西湖及靈隱、天竺二寺之外一道宏偉雄奇的著名景觀。

## 2.望海樓

《咸淳臨安志》云：「東樓，一名望海樓，在中和堂之北。《太平寰宇記》名望湖樓，高十一丈，唐武德七年置。」<sup>85</sup>望海樓臨近東海，登樓眺望，就能目窮千里，望遍江山與大海。每當白居易登上此樓，心境也為之開闊，〈東樓南望八韻〉<sup>86</sup>詩云：

不厭東南望，江樓對海門。風濤生有信，天水合無痕。鷗帶雲帆動，鷗和雪浪翻。魚鹽聚為市，煙火起成村。日腳金波碎，峰頭鈿點繁。送秋千里雁，報暝一聲猿。已豁煩襟悶，仍開病眼昏。郡中登眺處，無勝此東軒。

海面上帆船點點，浪花片片，間有海鷗遨翔於天空，遠處的漁村已然升起炊煙，夕陽西下，金色的餘暉灑落在山頭，好似鑲了金銀珠寶；此時，秋雁展翅、猿猴哀鳴，透露了天色將暗，時辰欲晚，如果說有一個地方能將杭州城的美麗盡

<sup>82</sup> 同註 7，〈飲後夜醒〉卷二十，頁 1377。

<sup>83</sup> 同註 7，〈郡樓夜宴留客〉卷二十，頁 1333。

<sup>84</sup> 同註 7，〈潮〉卷二十三，頁 1556。

<sup>85</sup> 同註 24，《咸淳臨安志》第 490 冊，卷五十二，頁 559。

<sup>86</sup> 同註 7，〈東樓南望八韻〉卷二十，頁 1367。

收眼底，望海樓絕對是最好的選擇。白居易以寫實的手法將景色全盤托出，平淡樸實的文字中夾帶著細膩的觀察，整首詩就像是一幅畫，平鋪直述，卻栩栩如生。同樣描寫望海樓的還有〈重題別東樓〉詩：「東樓勝事我偏知，氣象多隨昏旦移。湖卷衣裳白重疊，山張屏帳綠參差。海仙樓塔晴方出，江女笙簫夜始吹。春雨星攢尋蟹火，秋風霞颭弄濤旗。宴宜雲髻新梳後，曲愛霓裳未拍時。太守三年嘲不盡，郡齋空作百篇詩。」<sup>87</sup>白居易無數次在望海樓觀景，對於海邊的氣象自然是十分熟悉，無論是晴天或夜晚，春雨或秋風，各個時節都各自擁有不同的景象，詩人愛戀山水，如癡如醉，所以才會發出「太守三年嘲不盡，郡齋空作百篇詩。」的感慨。

### 3.樟亭驛

樟亭驛，又名浙江亭，《咸淳臨安志》曰：「樟亭驛，晏元獻公《輿地志》云：『在錢塘縣舊治之南五里，今為浙江亭。』」<sup>88</sup>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十：「樟亭驛即浙江亭也。在跨浦橋南江岸，凡宰執辭免名出居此驛行報矣。」<sup>89</sup>白居易曾在年少避難越中之時來過樟亭驛，當時作有〈宿樟亭驛〉：「夜半樟亭驛，愁人起望鄉。月明何所見？潮水白茫茫。」<sup>90</sup>描寫人在異地，看見錢塘江水潮來潮往，衝擊出白茫茫的浪花與氣勢，不知不覺地思念起故鄉來。三十七年過後，白居易又重逢故地，見到櫻樹，於是作詩題詠：

南館西軒兩樹櫻，春條長足夏陰成。素華朱實今雖盡，碧葉風來別有情。  
91

這首詩在讚賞櫻樹枝葉茂盛，夏日時濃蔭足以乘涼，雖然早春結成的果實早已落盡，然而新長出來的綠葉在微風的沐浴下，也別有一番風情。看似歌詠櫻樹朝氣蓬勃的筆觸，卻隱含了歲月如梭，年華已逝的感嘆，這是白居易寫景詩一貫的風格。與他同時的詩人張怙也曾經寫下〈題樟亭〉：「曉霽憑虛檻，雲山四望通。地盤江岸絕，天映海門空。樹色連秋靄，潮聲入夜風。年年此光景，催盡白頭翁。」<sup>92</sup>發出景色依舊，身體卻逐漸衰老的憤慨。

## (四)刺史治所

### 1.官宅

<sup>87</sup> 同註 7，〈重題別東樓〉卷二十三，頁 1568。

<sup>88</sup> 同註 24，《咸淳臨安志》第 490 冊，卷五十五，頁 591。

<sup>89</sup> 同註 7，朱金城箋，頁 1336。

<sup>90</sup> 同註 7，〈宿樟亭驛〉卷十三，頁 788。

<sup>91</sup> 同註 7，〈樟亭雙櫻樹〉卷二十，頁 1370。

<sup>92</sup> 張怙〈題樟亭〉(王啟興《校編全唐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 月一版)中冊，頁 2463。

唐代的杭州延續隋朝時期的州城格局，將治所建在鳳凰山的山麓，東西南北四面各設有十二個城門，右倚吳山，左臨西湖，南有錢塘江橫互而過，優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使其獲有「東南第一州」的美稱。吳越及南宋先後定都於此，也是因為杭州城既有天然地形屏障保護，又兼有湖光山色之美的緣故。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內喜歡與友人四處遊走，飲酒賦詩，像是西湖與靈隱、天竺兩寺就是他最常造訪的地方，不過有的時候，則會因為生病以及慵懶的關係，不想踏出遠門，而選擇留在治所的庭園內漫步閒行、賞景看花，或是在城樓與郡亭上俯視整個杭州城遼闊的疆域與景色。雖然說在治所寫的庭園詩不比在西湖或者靈隱、天竺兩寺的山水形勝詩來得優美，然而庭園詩所描寫的景色小巧可愛，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亦不失白居易平易寫實的創作風格，如〈官舍〉：

高樹換新葉，陰陰覆地隅。何言太守宅？有似幽人居。太守臥其下，閑慵兩有餘。起嘗一甌茗，行讀一卷書。早梅結青實，殘櫻落紅珠。稚女弄庭果，嬉戲遷人裾。是日晚彌靜，巢禽下相呼。嘖嘖護兒鵲，啞啞母子鳥。豈唯云鳥爾，吾亦引吾雛。<sup>93</sup>

白居易是個很講究園林藝術的人，從他在〈草堂記〉中說：「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三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sup>94</sup>便可知他經營宅第林園的目地是因為他太愛山水，所以希望住宅也能佈有假山、泉水來增添生活情趣。此詩前半部歌詠他的宅第清新翳鬱，遍植林木與花草，好似文人雅居，閒來在此品茶、讀書，是一種獨特的享受；後半部則描寫他的稚女在庭園嬉戲，忽聞禽鳥鳴叫，聯想到自己膝下無子，企盼有朝一日也能喜獲男兒，繼承書簿。這首看似稀鬆平常的庭園詩，因為詩人注入了情感而饒有韻味。另外，白居易還喜歡養竹，他在官宅的北院和東院都種植了大片的竹林，人煙稀至，因此他經常獨自一人在竹林旁的軒廊彈琴、飲酒，有時也小睡片刻，進入醉鄉。

松下軒廊竹下房，暖簷晴日滿蠅牀。淨名居士經三卷，榮啟先生琴一張。老去齒衰嫌橘醋，病來肺渴覺茶香。有時閑酌無人伴，獨自騰騰入醉鄉。<sup>95</sup>

北院人稀到，東窗地最偏。竹煙行竈上，石壁臥房前。性拙身多暇，心慵事少緣。還如病居士，唯置一牀眠。<sup>96</sup>

這兩首詩是白居易藉由在竹林所進行的休閒活動，刻畫他安和自在、恬然自

<sup>93</sup> 同註 7，〈官舍〉卷八，頁 438。

<sup>94</sup> 同註 7，〈草堂記〉卷四十三，頁 2737。

<sup>95</sup> 同註 7，〈東院〉卷二十，頁 1335。

<sup>96</sup> 同註 7，〈北院〉卷二十三，頁 1553。

適的心境。首聯皆點明周圍環境，頷聯交待所在地點，頸聯與末聯則描述他慵懶的姿態有如一位隱居之士。其中「淨名居士」指的是德性高超的僧人，是從印度話「維摩詰」翻譯而來；「榮啟先生」是春秋時的隱士，當時孔子遊泰山，巧遇穿著一身鹿裘，綁著粗麻繩，彈琴唱歌的榮啟期，孔子問他為何如此快樂，他回答人生有三樂－吾得為人、既得為男、行年九十<sup>97</sup>，應當要知足惜福了！白居易引用了「淨名居士」與「榮啟先生」的典故，應當是象徵自己雖為白衣，常修淨行，知足常樂的意念。

## 2.清輝樓

州城的東南隅有一座樓亭，是前幾任的太守嚴休復所建造的，〈嚴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東南樓因名清輝未立標榜徵歸郎署予既到郡性愛樓居宴遊其間頗有幽致聊成十韻兼戲寄嚴〉詩云：

嚴郎制茲樓，立名曰清輝。未及署花榜，遽徵還粉闈。去來三四年，塵土登者稀。今春新太守，灑掃施簾幃。院柳烟婀娜，簷花雪霏微。看山倚前戶，待月闌東扉。碧窗憂搖瑟，朱欄飄舞衣。燒香卷幕坐，飛燕雙雙飛。君作不得住，我來幸因依。始知天地間，靈境有所歸。<sup>98</sup>

此樓署名為清輝樓，自從嚴休復卸任，這裡就沒有人來灑掃了！白居易上任後，便大肆整理一番，使得清輝樓又恢復昔日「院柳烟婀娜，簷花雪霏微」的模樣，字裡行間盡是展現其悠閒自得的樂趣。

## 3.虛白堂

與清輝樓毗鄰的是虛白堂，《咸淳臨安志》云：「虛白堂，唐長慶中，刺史白文公有詩刻石堂上。」<sup>99</sup>《方輿勝覽》：「虛白堂，白居易詩刻石堂上。」<sup>100</sup>方志所謂刻在石堂上的詩是長慶二年白居易剛到杭州，巡視郡縣，從虛白堂中俯視錢塘江沿岸一片遼闊蒼茫的景色，感觸良多，便提筆作詩刻於石上，詩曰：

平旦起視事，亭午臥掩關。除親領簿外，多在琴書前。況有虛白亭，坐見

<sup>97</sup> 《列子·天瑞》：「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sup>98</sup> 同註 7，〈嚴十八郎中在郡日改制東南樓因名清輝未立標榜徵歸郎署予既到郡性愛樓居宴遊其間頗有幽致聊成十韻兼戲寄嚴〉卷八，頁 442。

<sup>99</sup> 同註 24，《咸淳臨安志》第 490 冊，卷五十二，頁 559。

<sup>100</sup> 同註 3，《方輿勝覽》上冊，卷一，頁 14。

海門山。潮來一憑檻，賓至一開筵。終朝對雲水，有時聽管絃。持此聊過日，非忙亦非閑。山林太寂寞，朝闕空喧煩。唯茲郡閣內，囂靜得中間。

101

「況有虛白亭，坐見海門山。」這裡所說的並非是靈隱寺前的虛白亭，而是刺史治所內的虛白堂，虛白堂正對著海門山，向下可以望見錢塘江，八月時潮水波濤洶湧，蔚為奇觀。每當白居易結束了一天親領簿書，視察政事的行程，剩餘的時間就會到虛白堂上欣賞風景，聊聽管絃，邀集賓客，席開筵宴，充滿歡樂的氣氛，而他本身對於這樣「非忙亦非閑」、「囂靜得中間」的郡齋生活也感到十分滿足，從另一首〈虛白堂〉詩所寫：「虛白堂前衙退後，更無一事到心中。移牀就日簷間臥，臥詠閑詩側枕琴。」<sup>102</sup>便可得到印證。有一次白居易在堂裡設宴款待賓客，當時正值早春，積雪未融，依舊覆蓋了整個杭州城，眼前所見景色與秋天時大不相同，詩興大發，就寫下了這首〈花樓望雪命宴賦詩〉<sup>103</sup>：

連天際海白皚皚，好上高樓望一回。何處更能分道路？此時兼不認池臺。  
萬重雲樹山頭翠，百尺花樓江畔開。素壁聯題分韻句，紅爐巡飲暖寒盃。  
冰鋪湖水銀為面，風卷汀沙玉作堆。絆惹舞人春豔曳，勾留醉客夜徘徊。  
偷將虛白堂前鶴，失卻樟亭驛後梅。別有故情偏憶得，曾經窮苦照書來。

此詩是以詩人的視角往下鳥瞰杭州城周圍景色，描寫白雪凍結了錢塘江，水天形成一色，積雪成堆，掩埋了道路，連帶池臺也沉浸在白花花的世界裡；再望向遠方的山頭雖被層層雲海依偎著，然而還是有一抹翠綠顯露出春天的朝氣，近處的樓亭池畔花枝招展，更是將杭州點綴得豔麗異常。詩人含著醉意徘徊其中，猶然被春意所勾留，回想起年少時也曾來過此地，還寫下〈江樓望歸〉一詩：「滿眼雲水色，月明樓上人。旅愁春入越，鄉夢夜歸秦。道路通荒服，田園隔虜塵。悠悠滄海畔，十載避黃巾。」<sup>104</sup>只因羨煞當時的杭州刺史房孺復之風流雅致，所以發奮苦讀，而今達成宿願，過去的經歷已然成為一段美好的回憶。

### 三、四季風情

杭州城四季分明，春天時桃紅柳綠，夏天荷花綻放，秋天桂花飄香，冬天寒梅傲霜，將之比擬為人間天堂確實一點也不為過。煙柳畫橋，風簾翠幕，重湖疊巘，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無不將杭州妝扮得盡善盡美，風情萬種，異彩紛呈。

<sup>101</sup> 同註 7，〈郡亭〉卷八，頁 433。

<sup>102</sup> 同註 7，〈虛白堂〉卷二十，頁 1336。

<sup>103</sup> 同註 7，〈花樓望雪命宴賦詩〉卷二十，頁 1344。

<sup>104</sup> 同註 7，〈江樓望歸〉卷十三，頁 774。

## (一)春季

杭州之春，時晴時雨變化無常。早春時，冰雪漸融，景氣清新，白居易最愛在此時來到西湖岸邊閒行散步，感受朝氣蓬勃的自然氣息。〈臘後歲前遇景詠意〉詩云：「海梅半白柳微黃，凍水初融日欲長。度臘都無苦霜霰，迎春先有好風光。郡中起晚聽衙鼓，城上行慵倚女牆。公事漸閑身且健，使君殊未厭餘杭。」<sup>105</sup>詩人看見梅花盛開，柳葉嫩黃，知道春天即將蒞臨，心情也跟著雀躍起來。不過杭州的春天不是只有梅花探頭，柳樹垂枝，桃花與櫻花也緊隨在後，爭奇鬥豔，好不熱鬧，白居易有詩：「忽驚林下發寒梅，便試花前飲冷盃。白馬走迎詩客去，紅筵鋪待舞人來。歌聲怨處微微落，酒氣醺時旋旋開。若到歲寒無雨雪，猶應醉得兩三迴。」<sup>106</sup>、「曉報櫻桃發，春攜酒客過。綠錫粘盞杓，紅雪壓枝柯。天色晴朗少，人生事故多。停杯替花語，不醉擬如何？」<sup>107</sup>都是在歌詠春天生意盎然、千嬌百媚的美麗景致。

靄靄四月初，新樹葉成陰。動搖風景麗，蓋覆庭院深。下有無事人，竟日此幽尋。豈唯玩時物，亦可開煩襟。時與道人語，或聽詩客吟。度春足芳色，入夜多鳴禽。偶得幽閑境。遂忘塵俗心。始知真隱者，不必在山林。

108

白居易在杭州的心境頗佳，主因是這裡每逢春季便綿延粉黛，花團錦簇，令他心馳神往，所以他經常忙裡偷閒，持酒攜伴，竟日幽尋於湖光山色，如這首五言長律，前兩聯描寫春天枝葉茂盛、景色秀麗，後面六聯則抒發他「偶得幽閑境。遂忘塵俗心。始知真隱者，不必在山林。」的心得感想。然而到了晚春時節，桃花落盡，梅雨紛紛，詩人所描繪的景象又與早春大不相同：

看舞顏如玉，聽詩韻似金。綺羅從許笑，絃管不妨吟。可惜春風老，無嫌酒盞深。辭花送寒食，併在此時心。<sup>109</sup>

三月盡時頭白日，與春老別更依依。憑鶯為向楊花道，絆惹春風莫放歸。

110

白居易的這兩詩約莫在清明節前後寫成，大地已換新裝，呈現一片綠油，但是他捨不得放歸春風，於是將依依別情化作詩篇，付與鶯燕來向春風報曉。從詩

<sup>105</sup> 同註 7，〈臘後歲前遇景詠意〉卷二十，頁 1341。

<sup>106</sup> 同註 7，〈和薛秀才尋梅花同飲見贈〉卷二十，頁 1348。

<sup>107</sup> 同註 7，〈同諸客攜酒早看櫻桃花〉卷二十三，頁 1549。

<sup>108</sup> 同註 7，〈玩新庭樹因詠所懷〉卷八，頁 444。

<sup>109</sup> 同註 7，〈清明日觀妓舞聽客詩〉卷二十，頁 1361。

<sup>110</sup> 同註 7，〈柳絮〉卷二十三，頁 1550。

句中「可惜春風老」、「三月盡時頭白日，與春老別更依依」可以看出他濃厚的傷春意識，而他之所以會特別在意春天已逝，為之感嘆不已，恐怕又與他容易感衰的心態有關。本文於前面第三章第一節就有討論到他的畏老情節十分嚴重，對於年歲的增加他會銘記在心，並且寫在詩句裡頭，我們知道春天每年輪迴一次，只要春天一過就代表一年又過去了，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他的詠春詩才會寫景又兼寓有感傷意味。

## (二)夏季

杭州之夏，晴熱少雨，天氣較為悶熱，白居易描寫夏天景色的詩篇數量也較春天少去一半。從〈天竺寺七葉堂避暑〉：「鬱鬱復鬱鬱，伏熱何時畢？行人七葉堂，煩暑隨步失。」<sup>111</sup>詩句方可推知夏天的暑氣令他感到煩躁，所以他大多前往山上較為陰涼的地方避暑，而天竺寺的七葉堂則是他的避暑聖地。有時他也會到西湖堤岸的樹蔭底下乘涼，欣賞滿湖翠綠的荷葉以及清香四溢的蓮花，如〈餘杭形勝〉：「遶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西湖晚歸迴望孤山寺贈諸客〉：「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出道場」等詩皆是與夏天有關的詩句。西湖湖中有個孤山寺，林木成蔭，自然也是消暑的好去處，有一次白居易在孤山寺遊玩遇到下雨，便打算住在寺裡多待一天，其〈孤山寺遇雨〉詩云：

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繁。水鷺雙飛起，風荷一向翻。空濛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sup>112</sup>

孤山湖波漾漾，荷葉田田，閒來無事在此漫步郊遊，甚是宜情養性，白居易幾次來到孤山，都被美景給震懾，不忍離去，逼不得已將要踏上歸途時還頻頻回首觀望，但是這次因為霧氣溼重，又下起大雨，所幸可以夜宿寺中，靜觀水鷺雙飛，雨灑荷葉，景象一片祥和，心情也隨之平靜。整首詩刻畫山水景物的神態栩栩如生，富含清幽淡遠的意境，正與詩人的心境相互疊合。

## (三)秋季

杭州之秋，秋高氣爽，氣候宜人，最適合傍花席地，賞菊覽桂，觀月弄潮。白居易曾在〈憶江南〉詞中說：「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sup>113</sup>〈留題天竺靈隱兩寺〉詩小注：「天竺嘗有月中桂子落」<sup>114</sup>〈郡亭〉詩云：「潮來一憑檻，賓至一開筵」<sup>115</sup>看來他最回憶的正是

<sup>111</sup> 同註 72。

<sup>112</sup> 同註 7，〈孤山寺遇雨〉卷二十，頁 1369。

<sup>113</sup> 同註 7，〈憶江南〉卷三十四，頁 2353。

<sup>114</sup> 同註 14。

<sup>115</sup> 同註 101。

杭州的秋天！

許多的活動都集中在杭州的秋天，尤其是在中秋節前後，月色倍明於常時，吸引許多人家扶老攜幼前來遊賞。至於賞月的最勝處就位在西湖的白堤一帶，白堤背倚孤山，東臨湖濱，每當中秋月圓之夜，山色空濛，水澄風清，一片詩情畫意。而另一處賞月的景點則是在天竺寺，天竺寺周圍種有桂花，時令一到便暗暗飄香，金黃色的小花在幽深的古剎旁，昏黃的月光下緩緩墜落，又是另一種靜謐悠遠的意境。中秋過後三天，錢塘江潮水大漲，其磅礴的氣勢和壯觀的景象歷來為人所激賞，是秋天絕不容錯過的高潮好戲。白居易就有多首詩是在描寫錢塘潮的盛況，如：〈郡樓夜宴留客〉：「褰簾待月出，把火看潮來」、〈飲後夜醒〉：「枕上酒容和睡醒，樓前海月伴潮生」、〈潮〉：「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迴。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去被潮催。」最後的這首詩除了提及漲潮次數，還因為看著潮來潮往，聯想到光陰不斷流逝，年年都被潮水催老而發出深沉的感慨。

#### (四)冬季

杭州之冬，瑞雪紛飛，湖山處處銀裝玉琢，寒梅浮香，白居易有詩〈早冬〉、〈雪中即事答微之〉：

十月江南天氣好，可憐冬景似春華。霜輕未殺萋萋草，日暖初乾漠漠沙。  
老柘葉黃如嫩樹，寒櫻枝白是狂花。此時卻羨閑人醉，五馬無由入酒家。  
116

連夜江雲黃慘澹，平明山雪白模糊。銀河沙漲三千里，梅嶺花排一萬株。  
北市風生飄散麩，東樓日出照凝酥。誰家高士關門戶？何處行人失道途？  
舞鶴庭前毛稍定，擣衣砧上練新鋪。戲團稚女呵手紅，愁坐衰翁對白鬚。  
壓瘴一州除疾苦，呈豐萬井盡歡娛。潤含玉德懷君子，寒助霜威憶大夫。  
莫道烟波一水隔，何妨氣候兩鄉殊。越中地暖多成雨，還有瑤臺瓊樹無？  
117

第一首詩是描寫早冬天氣晴朗，尚無寒意，霜輕日暖，老柘葉黃，景象竟有如春天一般富有生氣，騎馬閒遊於此，更沒有理由踏進酒家，因為早已被眼前的冬景所陶醉。前三聯寫景，末聯抒情，其中「殺」字與「狂」字下得極好，帶出即將進入了無生意、狂風暴雪的寒冬。第二首詩則是描寫白雪皚皚，銀河沙漲，梅花成海的嚴冬景象，與前一首詩截然不同。大雪覆蓋了道路，使得「行人失道途」，天候驟寒，所以「稚女呵手紅」，相較之下，越州與杭州只有一水之隔，氣

<sup>116</sup> 同註 7，〈早冬〉卷二十，頁 1382。

<sup>117</sup> 同註 7，〈雪中即事答微之〉卷二十三，頁 1536。



象卻有這麼大的差異，詩人為此感到驚嘆，也順道問候元稹最近的情況。本來元稹先有〈酬樂天雪中見寄〉一詩贈與白居易，白居易再以此詩和之，真摯的情誼在寒冷的冬天裡倍顯溫馨。



## 第二節 蘇州人文風情

### 一、史地述要

蘇州古城存在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據《尚書·禹貢》記載，夏禹分中土為九州，蘇州屬揚州之域<sup>118</sup>。商代末年(公元前十一世紀)，有一批以泰伯、仲雍為首的周族人，自陝西岐山縣來到江南，與太湖流域的先民相融合，形成一個部族，自號勾吳，後人稱蘇州為「吳」即源自於此。泰伯死後，仲庸繼位，傳至十九世壽夢時稱王，吳國開始在東南崛起，壽夢之子諸樊將國都從梅里向南遷至蘇州，建立都城，諸樊子闔閭接位後，任賢使能，以伍子胥、孫武為統帥，先後征服了西楚、北齊、東夷、南越，稱霸於中原，從此確立了蘇州在東南的地位。

蘇州又稱為闔閭城，始自於吳王闔閭登基時曾向伍子胥請教「安君治民，興霸成王」的治國之道，伍子胥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提出了「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革」四項建議，闔閭聽後深表讚賞，決定委命伍子胥負責經營規劃，興建闔閭大城。伍子胥於是「相土嘗水，象天法地」<sup>119</sup>，實地勘察地理環境，最後選定了姑蘇山東北三十里處作為城址，建成一座規模宏偉、堅固牢靠的大城。

戰國初年，吳越爭霸，吳被越所滅，楚又滅越。戰國末年，秦國採取遠交近攻、分化離間的策略，殲滅六國，一統天下，置吳縣，為會稽郡治。南朝陳禎明元年(公元 587 年)改為吳州。隋開皇九年(公元 589 年)滅陳，因姑蘇山在吳，乃改吳州為蘇州，這是蘇州名稱之始。開皇十一年，隋兵完全佔領江南，隋將楊素以蘇州非設險之地，奏請遷城，遂把蘇州州治遷到今城西南約十公里的橫山之下，黃山之東。直到唐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蘇州州治才又從橫山下遷回舊址。此後，蘇州又曾改為吳都，至唐肅宗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蘇州之名才固定下來而為一般人所通用<sup>120</sup>。

蘇州至南北朝以來，經濟發展迅速，主要原因是因為江南一帶較為安定，北方士族為了避難，紛紛南遷至此，因而蘇州的人口不斷增長，帶動了桑蠶業的發展，絹絲品的生產量也日益提升。隨著隋朝開通江南運河，蘇州更成了運河的航運中心。唐代的蘇州，在經歷安史之亂後，人群又向南遷移，南方較北方安穩，

<sup>118</sup> 同註 21，《元和郡縣圖志》：「蘇州，禹貢揚州之地。」卷二十五，頁 335。

<sup>119</sup> 《吳越春秋·闔閭春秋》：「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法地之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

<sup>120</sup> 陳橋驛《中國歷史名城－蘇州》(木鐸出版社，1987 年 7 月初版)，頁 105。

經濟更為繁榮，不僅對外貿易往來頻繁，且又佛寺林立、城渠廣布，很快地成為江南一代的「雄郡」。盛唐的韋應物，中唐的白居易、劉禹錫，以及晚唐的陸龜蒙和皮日休都先後作過不少記述蘇州的詩篇。從杜荀鶴〈送人遊吳〉詩中更透露出唐時蘇州的秀麗與繁華：

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閒地少，水巷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鄉思在漁歌。<sup>121</sup>

五代時，吳越王錢鏐重修姑蘇城，在原先板築土城的基礎上「復以甃甃」，使姑蘇城終於成為一座規模巨大的甃城，其時城中大河橫豎交錯，街巷有三百多條，橋梁有三百餘座，市容十分壯觀，不愧為江南的一座繁華大城<sup>122</sup>。但是在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 1129 年)，由於金將兀朮統領的金兵南下，戰火波及蘇州，使得城中滿目瘡痍，盡成廢墟，所幸錢鏐王當年所築的堅固城牆尚未全毀，斷垣殘壁經過重建，整齊有致、漂亮的模樣又更勝於往昔。

到了南宋，王室避亂南遷，大幅提升了蘇州的物質生活與文化層次。先是大建寺院、園林，後又致力於發展桑蠶紡織、農耕水作，崑山陝宣曾說：「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莫過於蘇州」<sup>123</sup>。俗諺亦云：「蘇湖熟，天下足」蘇州的資源豐富，物產豐饒，由此可見一斑。南宋曾有郡守命人將易名為平江府的蘇州全城，繪成地圖，刻於青石碑上，展示了蘇州古城水道縱橫、街河並行的雙棋盤格局<sup>124</sup>，這塊《平江圖》石碑，至今仍保存在蘇州文廟內，供人欣賞留念。

元代的蘇州，雖然經過鐵騎蹂躪，舊有的城牆重新修築，其井邑之富又超越前朝，來自義大利的商人馬可波羅，在遊歷過蘇州之後，盛讚蘇州的河水橋梁之多，宛若「東方威尼斯」，是一座美麗的水鄉澤國。明代，改平江府為蘇州府，領吳、長洲、吳江、崑山、常熟、嘉定、崇明七縣，吳中四才子之一的唐寅曾有詩讚美蘇州生活富足的景象：「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賈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sup>125</sup>。

清康熙元年(公元 1662 年)，在古城原有的基址上，改建城垣，拓建女牆，進行一次有計劃性大規模的整修。整修過後的蘇州城，城牆巍峨，市肆林立，街衢四通八達，水道暢行無阻，一片繁榮氣派。乾隆年間，畫家徐揚將姑蘇城方圓幾十里的山川景物、城市風光，全然展示在《姑蘇繁華圖》中，畫裡的蘇州山明水

<sup>121</sup> 杜荀鶴〈送人遊吳〉(王啟興《校編全唐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 月一版)下冊，頁 3428。

<sup>122</sup> 戴慶鈺《江南風物記》(業強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初版)，頁 135。

<sup>123</sup> [宋] 范成大《吳郡志》(台北：臺灣商務，1983 年初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 485 冊，卷十九，頁 110。

<sup>124</sup> 余秋雨《蘇州》(台北：閣林國際叢書，2002 年 6 月初版)，頁 25。

<sup>125</sup> 同註 123，頁 136。

秀，街衢繁華，樓閣崇峨，帆檣如雲，所謂的「人間都會最繁華，除是京師吳下有。」便是蘇州城風貌最好的概括。

如今，蘇州是江蘇省的經濟中心，也是重要的交通要津以及文化藝術的保存地，而吳王闔閭的古城在歷經兩千五百年風雨的洗禮之後，依然座落在原址上，默默地見證了朝代的變遷；許多與歷史人物相關的遺蹟也保存良好，成為世人與過往連結、探索的脈絡。設有山石、水流、花木與優雅建築的園林，是厭倦了繁華喧囂的俗士，企求閒適平靜的人間仙境；古樸莊嚴的僧寺廟宇，至今仍有鐘聲迴盪，是人們祈求平安、尋幽訪勝的香火之地。

有人形容蘇州居民是枕河人家，蘇州古城則是一卷歷史風俗畫，走入城裡，便好像踏進了時間的漩渦，如同韓欣在《中國名城》書中所說：

蘇州的一山一水、一橋一塔、一街一巷，都寄寓著美的傳說和人生的哲理，會喚起人們無盡的遐思。雄奇的虎丘，記載著吳越春秋的史實；寒山寺的鐘聲，將〈楓橋夜泊〉的詩韻傳送萬里；范仲淹動人的故事，會讓人們想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假山假水城中園」的古城和「真山真水園中城」的新區、園區，使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相映生輝。<sup>126</sup>

白居易生長在中唐時期，那時候雖然沒有拙政園、留園、獅子林、網師園等四大園林可供遊賞，不過城門西北的虎丘山，曾是吳王夫差的墳地、秦始皇登丘覽勝的景點，以及西楚霸王率兵抗秦的戰場；虎丘內的試劍石則是吳王闔閭試用鑄劍高手干將、莫邪夫婦打造雌雄寶劍的遺跡；靈巖山的館娃宮是夫差色迷心竅，為擄獲絕世美女西施之心所建的豪華宮殿；還有煙波浩渺的太湖以及粉牆黛瓦、曲水巷弄所構築的江南風華，這些地方都是詩人在郡政之餘最愛造訪，並且吟詠不絕的人文古蹟和山水形勝，當他離開了蘇州，念念不忘的還是吳中風景：

憶舊遊，舊遊安在哉？舊遊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蒼苔。江南舊遊凡幾處？就中最憶吳江隈。長洲苑綠柳萬樹，齊雲樓春酒一盃。閶門曉嚴旗鼓出，臯橋夕闌船舫迴。修娥慢臉燈下醉，急管繁絃頭上催。六七年前狂爛熳，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般三歸夜臺。虎丘夜色為誰好？娃宮花枝應自開。賴得劉郎解吟詠，江山氣色合歸來。<sup>127</sup>

<sup>126</sup> 韓欣《中國名城》（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頁417。

<sup>127</sup> 同註7，〈憶舊遊〉卷二十一，頁1459。

## 二、山水名勝

蘇州一向有「山河毓秀，人傑地靈」的美名，宋人朱穆在《方輿勝覽》記載蘇州形勝亦云：「具區在西，北枕大江，水國之勝，枕江連海，為東南冠。」<sup>128</sup>就地理位置來看，蘇州位於太湖平原上，北臨長江，東連上海，西濱太湖，南接浙江，境內河網密布，街衢繁複，呈現出「小橋、流水、人家」的詩意景象，而且蘇州氣候溫和，土壤肥沃，是中國著名的魚米之鄉，再加上自隋朝開通南北運河以來，這裡的經濟文化飛黃騰達，古城、古寺、古園、古橋、古巷比比皆是，古人視蘇州為東南之冠，絕非譽辭。唐代詩人韋應物於貞元年間任蘇州刺史，曾有詩〈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煩局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跡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sup>129</sup>

可見蘇州在當時不僅以財富稱強，尚且文史鼎盛，鴻儒多如汪洋，他就任期間多與賓友賞玩風月、飲酒賦詩，白居易年少時曾目睹他與杭州刺史房孺復悠遊宴飲的情景，自是欣羨不已。然則「杭城隔歲轉蘇臺」<sup>130</sup>，白居易刺杭州三年，回到洛陽，逾一年又輾轉來到蘇州，〈吳郡詩石記〉曰：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之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sup>131</sup>

說明了蘇杭二州在經過三十七年後，其物狀人情變化不大，詩人舊地重遊，撫今思昔，感想頗多，除了將韋應物的這首五言古詩刻於石上，另將自己的〈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僚〉附刻於韋詩之後，再把〈吳郡詩石記〉刻於石背。雖然白居易的石刻現已杳然無蹤，然而他在蘇州所作的詩篇至今仍為人所稱許，只

<sup>128</sup> 同註 3，《方輿勝覽》上冊，卷二，頁 30。

<sup>129</sup> 韋應物〈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王啟興《校編全唐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 月一版）上冊，頁 1288。

<sup>130</sup> 同註 7，〈赴蘇州至常州答賈舍人〉卷二十四，頁 1619。

<sup>131</sup> 同註 7，〈吳郡詩石記〉卷六十八，頁 3663。

要提到蘇州，就不能不提到唐代有位大詩人曾讚揚過蘇州的雄偉遼闊。

筆者參照距離白居易時代較近的方志，如：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以及宋代的范成大《吳郡志》<sup>132</sup>、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sup>133</sup>、王象之《輿地紀勝》、祝穆《方輿勝覽》，考察白居易詩中曾經出現過的山光湖水、園林河橋和人文史跡，並以此為依據劃分成四個主要區域：蘇州古城、虎丘山、靈巖山、太湖，來分析這些瑰麗而又富有歷史意蘊的山水形勝詩的內涵。

## (一) 蘇州古城

### 1. 城邑

蘇州古城乃是吳王闔閭為了守禦國土和避免「江海之害」，委託伍子胥所建造的堅固城池。這座城池規模之宏大，在歷史上是很罕見的。城的總體呈「亞」字形，「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法地之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sup>134</sup>東面有匠門、樓門，西面有閶門、胥門，南面有盤門、蛇門，北面有齊門、平門，城門的名稱均為伍子胥所制，且多寓有雄心勃勃、稱霸天下的含義，可以說是規劃得十分精密。此外，因為考量到軍事防禦的需要，所以築有三道城牆，分成外廓、大城和宮城，城的內外都有護城河環繞，並引水進城，開鑿了許多南北向與東西向的河道<sup>135</sup>，與城內的護城河相通，城內的道路也大致與河道並行，形成了一座水陸交錯縱橫的網絡城市。

這座闔閭大城雖是一座板築土城，但是由於它的結構堅實，因而能在時間的洪流中巍然獨存，其形制上沒有太大的改變。晉代左思的《吳都賦》就是一個明證：「郭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陸機也有詩〈吳趨行〉：「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其物象猶存也。」<sup>136</sup>就是到了唐代，其整體面貌依舊沒變，劉禹錫詩云：「二八城門開道路。」許渾詩云：「共醉八門回畫舸。」<sup>137</sup>白居

<sup>132</sup> 同註 123，《吳郡志》為范成大晚年所作，凡五十卷，分為沿革、土貢、風俗、城郭、坊市、古蹟、牧守、祠廟、園亭、山、虎丘、橋梁、川、水利、人物、宮觀、府郭寺、郭外寺、考證、雜詠……等三十九門。該志「徵引浩博、敘述簡賅」，為地方志之善本。

<sup>133</sup>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台北：臺灣商務，1983年初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484冊。全書分上、中、下三卷。除卷首目錄外，上卷含封域、城邑、戶口、坊市、物產、風俗、門名、學校、州宅、南園、倉務、海道、亭館、牧守、人物十五門；中卷含橋樑、祠廟、宮觀、寺院、山、水六門；下卷含治水、往跡、園第、塚墓、碑碣、事志、雜錄七門。該書因事立目，分門別類，比唐陸廣微《吳地記》門目多一倍有餘，幾乎涉及蘇州地區情況的各個方面，內容統合古今，資料豐富。

<sup>134</sup> 同註 119。

<sup>135</sup> 吳趨《姑蘇野史》(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1月一版二刷)，頁4。

<sup>136</sup> 同註 133，《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4。

<sup>137</sup> 同註 123，《吳郡志》卷三，頁14。

易於寶曆元年來到蘇州，始登城樓，有感於蘇州的蒼茫雄壯，於是寫下這首〈登閶門閑望〉<sup>138</sup>：

閶門四望鬱蒼蒼，始覺州雄土俗強。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  
闔閭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航。  
雲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宮水放光。曾賞錢唐嫌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

閶門是蘇州西面的城門，《文選》注：「吳王闔閭立閶門，象天閶闔門。」《吳越春秋》曰：「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也。」又曰：「昌門，亦名破楚門，吳伐楚自此門出也。」<sup>139</sup>從而得知吳國的西邊乃是勁敵楚國，取名閶門，則有破楚之意。白居易登上此門，望見的是城西虎丘山和靈巖山館娃宮的山光水色，城的四周街河相鄰，小河上有舟船徐行，夕陽的餘輝照映了烏鵲橋面，使得蘇州的秋天更添一股詩意。白居易寫成此詩，除了將映入眼簾的美景以實筆描繪出來，末兩句「曾賞錢唐嫌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則道出了他對於蘇州的想法。早在刺杭州之時，他在〈初到郡齋寄錢湖州李蘇州〉詩中曾說：「苕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錢塘郡，閑忙恰得中。」<sup>140</sup>「茂苑」指的就是蘇州，蘇州版圖遼闊，兵卒眾多，且又物產豐饒，是國家的稅收重地，白居易身為一州之長，郡務繁重，經常是早晚鎖在兩衙之中。相較之下，杭州溫柔嫵媚，而蘇州的確是個雄圖大郡。

## 2. 州宅

原吳王闔閭的宮城，在戰國是楚春申君的宮殿，唐代時是蘇州刺史治所。治所內寬敞有餘，樓臺亭榭、小橋流水、佳木奇葩，隨處可見，整座宮城彷彿是一座大型花園，呈現出一種詩情畫意的感覺。雖然說這些由人為所構築成的勝景不似名山大川具有雄奇奔放的氣勢，然而亦不失其清新典雅，小巧精緻的美感，悠然信步於此，無非是人生一大樂事。白居易是個嚮往園林生活的詩人，當他面對著滿園秀色，不禁嘆詠道：

紅紫共紛紛，祇承老使君。移舟木蘭棹，行酒石榴裙。水色窗窗見，花香院院聞。戀他官舍住，雙鬢白如雲。<sup>141</sup>

這首五言律詩是詩人於寶曆二年所作，前三聯描寫官宅繁花似錦，香味陣陣撲鼻，臨近的河渠，有小船泛行於上，水色碧綠，搖窗可見；末聯則含情脈脈，為宅邸簡雅疏朗的景色所迷戀。整首詩寫來充滿寧靜淡雅的園林之趣，並夾帶著一絲感衰的意味。官宅的東邊有一座亭閣，亭在水池邊，每當春天初來乍到，積

<sup>138</sup> 同註 7，〈登閶門閑望〉卷二十四，頁 1628。

<sup>139</sup> 同註 123，《吳郡志》卷三，頁 14。

<sup>140</sup> 同註 7，〈初到郡齋寄錢湖州李蘇州〉卷二十，頁 1331。

<sup>141</sup> 同註 7，〈官宅〉卷二十四，頁 1670。

雪漸融，嫩芽新冒，景象十分迷人，白居易尤其喜愛在這裡休息補眠，養足因為公事疲憊不堪的精神，如〈宿東亭曉興〉<sup>142</sup>一詩：

溫溫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窗聲渡殘漏，簾影浮初旭。頭癢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簷宇下，散步池塘曲。南雁去未迴，東風來何速？雪依瓦溝白，草遶牆根綠。何言萬戶州，太守常幽獨？

雖然季節已換，不過冬天時的白雪還殘留在屋瓦的縫隙，氣溫稍嫌低冷，於是詩人點燃爐火與蠟燭，炙熱的火光使得身體溫暖了許多，睡意更加充足。早晨起來，散步於池塘邊，微微的東風吹過，忽然感覺到時間飛逝，轉眼間待在蘇州已近一年，為何在這樣擁有萬戶人口的雄郡之下，卻總是感到幽獨？這是詩人情之所至，有感而發之作。白居易在蘇州的時候，經常情緒不佳，心事重重，他曾向元稹坦誠：「自覺歡情隨日減，蘇州心不及杭州」<sup>143</sup>究其原因，或許又與樊宗師、李景儉、吳丹、韋顥、元宗簡幾位好友於近年相繼去世有關，特別是元宗簡於長慶二年逝世，當時正值白居易出守杭州，來往奔波忙碌，來不及為他撰寫遺文，直到白居易刺蘇州，才利用空暇寫成〈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sup>144</sup>，文中除了悲吟失去摯友的哀傷，也深深感嘆人生無常，華年易老。

官宅的西邊也有一座亭閣，於唐時所建，白居易曾寫有〈題西亭〉、〈郡中西園〉、〈郡西亭偶詠〉三首詩篇，吟詠西亭園林造景之美。按《吳郡志》：「西亭，唐有之，今西齋是其處。」<sup>145</sup>《方輿勝覽》：「西亭，即今西齋。」<sup>146</sup>這兩本方志所記過於簡略，只提到它在宋代又名西齋，其他方志又無相關的記載，欲知西亭的建築外觀和格局佈景，就只能從白居易的詩句中略窺一二：

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視未竟，蟋蟀鳴座隅。始覺芳歲晚，復嗟塵務拘。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躇。池鳥澹容與，橋柳高扶疏。煙蔓嫋青薜，水花披白蕖。何人造茲亭，華敞綽有餘。四簷軒鳥翅，複屋羅蜘蛛。直廊抵曲房，窈窕深且虛。修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佳賓，鼓瑟吹笙竽。荒淫即不可，廢曠將何如。幸有酒與樂，及時歡且娛。忽其解郡印，他人來此居。<sup>147</sup>

閑園多芳草，春夏香靡靡。深樹足佳禽，旦暮鳴不已。院門閉松竹，庭徑穿蘭芷。愛彼池上橋，獨來聊獨倚。魚依藻長樂，鷗見人暫起。有時舟隨

<sup>142</sup> 同註 7，〈宿東亭曉興〉卷二十一，頁 1424。

<sup>143</sup> 同註 7，〈歲暮寄微之三首〉卷二十四，頁 1650。

<sup>144</sup> 同註 7，〈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卷六十八，頁 3653。

<sup>145</sup> 同註 123，《吳郡志》卷六，頁 29。

<sup>146</sup> 同註 3，《方輿勝覽》上冊，卷二，頁 36。

<sup>147</sup> 同註 7，〈題西亭〉卷二十一，頁 1401。



風，盡日蓮照水。誰知郡府內，景物閑如此？始悟誼靜緣，何嘗繫遠邇！

148

常愛西亭面北林，公私塵事不能侵。共閑作伴無如鶴，與老相宜只有琴。  
莫遣是非分作界，須教吏隱合爲心。可憐此道人皆見，但要修行功用深。

149

綜上所觀，可以得知西亭是一座由亭臺樓閣、廳堂館榭共築而成的大型園林。園林中最主要的建築是廳堂，雖不知為何人所造，然而這座廳堂高深宏敞，屋簷翹然若翅，適宜「宴佳賓」，觀歌舞，是個「公私塵事不能侵」、「須教吏隱合爲心」的優雅殿堂。廳堂外有軒廊直通曲房、複屋，屋的左右植有修竹，深幽清涼，沁人心脾，屋的前後有一泓池水與一片樹林。池水清明如鏡，有鳥的身影倒映其中，池邊粉黛綿延，長有青薜與白蕖，池面空闊，有紅欄曲橋跨池而過。春天時，芳草萋萋，柳樹依依，最是生意盎然；夏天時，蓮花朵朵，清風徐徐，最是神清氣爽，心曠神怡。詩人以「閒」字作為這三首詩共通的意境，並以華美的園林勝景作為陪襯，既道出了隱在園林的思想，也繪出了唐時園林的佳構。

除了東亭與西亭，城北尚有一座亭閣，是白居易靜心休養的隱蔽之處。〈北亭臥〉詩云：「綠樹晚陰合，池涼朝氣清。蓮開有佳色，鶴唳無凡聲。唯此閑寂境，愜我獨幽情。病假十五日，十日臥茲亭。明朝吏呼起，還復視黎甿。」<sup>150</sup>北亭也有園林造景，景色不輸西亭，不過相較起來，北亭沉寂安靜，具山林野趣，獨自前來賞景，十分愜意。

整體而言，白居易在蘇州經常為塵務所拘，幾乎僅在旬假和病假才有空暇休息或是養病，因而諸多描寫山水形勝的詩篇皆是寫景兼有抱怨勞逸不均的現象，如「始覺芳歲晚，複嗟塵務拘」、「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況為劇郡長，安得閑宴頻？」、「經旬不飲酒，踰月未聞歌。豈是風情少？其如塵事多。」、「清旦方堆案，黃昏始退公。可憐朝暮景，銷在兩衙中。」、「明朝吏呼起，還復視黎甿」等詩句都可視為他看淡仕宦、萌生退意的一種表徵。

### 3.樓閣

唐時蘇州城的樓閣主要有齊雲樓和西樓。齊雲樓是曹恭王(唐太宗李世民第十四子)所建，原名月華樓，「齊雲」二字係白居易所改<sup>151</sup>。《吳郡志》云：「齊雲

<sup>148</sup> 同註 7，〈郡中西園〉卷二十一，頁 1402。

<sup>149</sup> 同註 7，〈郡西亭偶詠〉卷二十四，頁 1633。

<sup>150</sup> 同註 7，〈北亭臥〉卷二十一，頁 1403。

<sup>151</sup> 汪禔義《白居易》(台北：國際文化事業出版，1985 年) 頁 290。

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重建。」<sup>152</sup>《吳郡圖經續記》：「齊雲樓者，蓋今之飛雲閣也。」<sup>153</sup>《方輿勝覽》：「齊雲樓在郡圃子城之上，宏敞壯麗。」<sup>154</sup>白居易有詩〈和柳公權登齊雲樓〉<sup>155</sup>：

樓外春晴百鳥鳴，樓中春酒美人傾。路傍花日添衣色，雲裡天風散珮聲。  
向此高吟誰得意？偶來閑客獨多情。佳時莫起興亡恨，遊樂今逢四海清。

柳公權是唐代的書法大家，嘗至蘇州，與白居易同登齊雲樓。時值春天，百花爭豔，百鳥齊鳴，白居易與公權在樓閣裡飲春酒，賞春景，閒適泰然。我們可以看到他首先描寫樓外生意盎然，熱鬧非凡的場景，接著再寫樓中與嘉賓共飲，兼有美人服侍在側的舒暢快活，首聯二句，透露出地點和時序，也呈現出歡樂的氣氛。當時的齊雲樓，晴空萬里，雲散風清，可以清楚地望見大地色彩斑斕，桃紅柳綠的景象，詩人以擬物的手法，形容繁花盛開是為大地換新裝，東風徐徐則有如玉珮鏗鏘作響，頷聯二句可以說是滿足了讀者的視聽印象。於是詩人登上高處，吟詩朗誦，默勸自己切勿在此時興起憂國的思緒，以免擾去了遊樂的好心情，頸聯和末聯表現出詩人難得抽閒，意猶未盡的情景。同樣寫齊雲樓的還有這首〈齊雲樓晚望偶題十韻兼呈馮侍御周殷二協律〉：

潦倒宦情盡，蕭條芳歲闌。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複疊江山壯，平鋪井邑寬。人稠過楊府，坊闌半長安。插霧峯頭沒，穿霞日脚殘。水光紅漾漾，樹色綠漫漫。約略留遺愛，殷勤念舊歡。病拋官職易，老別友朋難。九月全無熱，西風亦未寒。齊雲樓北面，半日凭欄干。<sup>156</sup>

此詩作於寶曆二年，白居易即將卸下蘇州職務歸返洛陽，由於他稱病告假百日，趁著閒暇空檔便再次訪遊勝地。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樓閣高聳，居高臨下就能眺望整個蘇州城的景色。首聯說明了他的宦情已盡，年歲已大，對於一切事物顯得意興闌珊；接著寫到他準備北歸，望見宏偉雄壯的州城以及棋盤格式的街坊，離愁別緒，油然而生，於是他倚著欄杆，忘情地欣賞夕陽西下，霞光雲影，色彩斑斕的景象；最後若有所思的感受到要拋去官職是多麼的容易，要與朋友道別卻又是何等困難！這首詩除了寫景，也傳達出難捨的眷戀之情。

西樓又名觀風樓，《吳郡志》云：「西樓在郡治子城西門之上，唐舊名西樓，後更為觀風樓，今復舊。」<sup>157</sup>《吳郡圖經續記》：「西樓者，蓋今之觀風樓也。」

<sup>152</sup> 同註 123，《吳郡志》卷六，頁 35。

<sup>153</sup> 同註 133，《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 9。

<sup>154</sup> 同註 3，《方輿勝覽》上冊，卷二，頁 35。

<sup>155</sup> 同註 7，〈和柳公權登齊雲樓〉外集卷上，詩文補遺一，詩詞一，頁 3848。

<sup>156</sup> 同註 7，〈齊雲樓晚望偶題十韻兼呈馮侍御周殷二協律〉卷二十四，頁 1684。

<sup>157</sup> 同註 123，《吳郡志》卷六，頁 35。

158 《方輿勝覽》：「在郡治子城門上。」<sup>159</sup>白居易有詩：

宿雲黃慘澹，曉雲白飄颻。散麵遮槐市，堆花壓柳橋。四郊鋪縞素，萬室  
甃瓊瑤。銀榼攜桑落，金爐上麗譙。光迎舞妓動，寒近醉人銷。歌樂雖盈  
耳，慚無五袴謠。<sup>160</sup>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風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郡西樓。  
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休。從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

161

這兩首詩分別是〈西樓喜雪命宴〉和〈城上夜宴〉。前一首寫冬景，運用了許多具體的、形象化的辭彙，生動地將大雪飄颻傾覆滿城的景象描繪出來，如「散麵」、「堆花」、「縞素」、「瓊瑤」都是用來比喻白雪，詩人嵌入這些字詞而能夠使讀者的腦中浮現冬天的蘇州城盡是一片銀白的雪世界，相當美麗。第二首詩則是寫春天的夜晚，月明風清，白居易和賓客相邀登上西樓，臨視蘇州城河道蜿蜒，萬家燈火的璀璨夜景，非常迷人。白居易喜在西樓賞景宴客，飲酒觀舞，吟詩聽樂，刻意營造出歡樂的景象，無非是希望藉由對外在事物的注意來忘卻內心抑鬱苦悶、疲憊不堪的情緒，所以他說「從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顯然是受到道家莊子齊物論的影響，認為人生如夢，應及時行樂，至於「慚無五袴謠」詩句則是他自謙無善政之詞。

#### 4.橋樑與坊市

蘇州城依水而建，傍水而存，瀕江臨湖的地理位置，使其城內河道縱橫，橋樑眾多，是一座著名的水鄉城市。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時，蘇州的橋數就多達三百九十座，其〈正月三日閑行〉<sup>162</sup>詩云：

黃鸝巷口鶯欲語，烏鵲河頭冰欲銷。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  
鴛鴦蕩漾雙雙翅，楊柳交加萬萬條。借問春風來早晚，只從前日到今朝。

白居易的這首詩現已成為唐代蘇州城橋樑數目的考證，許多學者都是藉由詩中「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這兩段句子了解到州城水陸運行之發達，誠如《吳郡志》所說：「唐白居易詩曰：『紅欄三百九十橋』，本朝楊備詩亦云：『畫

<sup>158</sup> 同註 133，《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 9。

<sup>159</sup> 同註 3，《方輿勝覽》上冊，卷二，頁 35。

<sup>160</sup> 同註 7，〈西樓喜雪命宴〉卷二十四，頁 1646。

<sup>161</sup> 同註 7，〈城上夜宴〉卷二十四，頁 1666。

<sup>162</sup> 同註 7，〈正月三日閑行〉卷二十四，頁 1653。

橋四百』，則吳門橋樑之盛，自昔固然。今圖籍所載者三百五十九橋。」<sup>163</sup>《吳郡圖經續記》亦載：「吳郡昔多橋樑，自白樂天詩嘗云『紅欄三百九十橋』矣，其名已載圖經。逮今增建者益多，皆疊石甃甃，工奇緻密，不復用紅欄矣。」<sup>164</sup>可以得知蘇州的橋樑到了宋代是有增無減。至於詩句中的「烏鵲河」又作「烏鵲橋」，位在郡前，舊傳古時有烏鵲館，此橋因館得名；「黃鸝巷」指的是城裡的坊市，蓋蘇州的民居皆臨水而建，河的兩岸又栽植柳樹，是故春夏時節楊柳依依，微風徐徐，吹皺了一波波綠浪的景象，尤其令人心醉神迷。

蘇州為橋取名，皆有其美麗的含意，例如「臯橋」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據《吳郡志》記載：「臯橋在吳縣西北閭門內，漢議郎臯伯通居此橋側，因名之。」<sup>165</sup>《吳郡圖經續記》：「臯橋在吳縣西北，臯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為漢朝議郎，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昔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為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鴻卒，又為葬之，是可稱也。〈哀江南賦〉云：『臯橋羈旅』，亦謂此。」<sup>166</sup>原來梁鴻與孟光這對夫妻恩愛有加，舉案齊眉，而梁鴻本身又是個博學之才，因此臯伯通不因他身分卑微而看輕他，反而對他的人格讚譽有加。臯伯通的住所就在橋的側邊，因為他能識人，便將此橋取作「臯橋」。白居易在蘇州曾閒遊至此，寫下了〈夜歸〉與〈小舫〉：

逐勝移朝宴，留歡放晚衙。賓寮多謝客，騎從半吳娃。到處銷春景，歸時及月華。城陰一道直，燭焰兩行斜。東吹先催柳，南霜不殺花。臯橋夜沽酒，燈火是誰家？<sup>167</sup>

小舫一艘新造了，輕裝梁柱庫安蓬。深坊靜岸游應遍，淺水低橋去盡通。黃柳影籠隨棹月，白蘋香起打頭風。慢牽欲傍櫻桃泊，借問誰家花最紅？

168

事實上，白居易為了遊覽還特意打造了一艘小船，以便興致勃勃時能夠隨時出遊。從他所描述的詩句中，約略可以看出小船低樑矮蓬的樣貌，詩人駕著它輕盈的駛出小河，緩緩地遊過無數的坊市與橋樑，有時甚至「留歡放晚衙」，直到夜深人靜，月色矇矓，才返家休息。

## (二) 虎丘山

<sup>163</sup> 同註 123，《吳郡志》卷十七，頁 117。

<sup>164</sup> 同註 133，《吳郡圖經續記》卷中，頁 14。

<sup>165</sup> 同註 123，《吳郡志》卷十七，頁 119。

<sup>166</sup> 同註 133，《吳郡圖經續記》卷中，頁 14。

<sup>167</sup> 同註 7，〈夜歸〉卷二十四，頁 1655。

<sup>168</sup> 同註 7，〈小舫〉卷二十四，頁 1657。

## 1. 虎丘

虎丘山又名海湧山，位於蘇州城西北郊區，是春秋吳越時期吳王闔閭的行宮。關於它的得名，有兩種說法，其一是根據《吳地記》所云：「虎邱山，避唐太祖諱，改為武邱山，又名海涌山，在吳縣西北九里二百步。闔閭葬此山中，發五郡之人作冢，銅槨三重，水銀灌體，金銀為坑。《史記》云：『闔閭冢在吳縣閭門外，以十萬人治冢，取土臨湖。葬經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邱山。』《吳越春秋》云：『闔閭葬虎邱，十萬人治。葬經三日，金精化為白虎，蹲其上，因號虎邱。』」<sup>169</sup>當時吳越兩國相互爭霸，世代為仇，吳王闔閭在伐越的戰役中不幸負傷而亡，其子夫差將他葬在蘇州城閭門外西北七里處的小山下，葬後三天，因有白虎蹲據其上，小山因此得名「虎丘」。

此種說法固然有些奇異，所以《吳郡圖經續記》另有所陳：「《吳越春秋》、《越絕書》之類，皆以為闔閭所葬有金精之異，故名虎丘。然觀其巖壑之勢，出於天成，疑先有是丘而闔閭因之以葬也。」<sup>170</sup>按照圖經的說法，是由於虎丘有絕巖聳壑之勢，外形遠眺又狀似老虎，之後闔閭葬於此山，才有此名。古人喜歡將帝王將相的身世拿來與傳說相附會，以提升他們的與眾不同，連帶使得後人在對這些人物或地名的認知上添加了一份神祕感，這也是無可厚非的。相傳越王勾踐滅吳後來到虎丘，他不僅想探寶求劍，更欲掘墓鞭屍，以報昔日戰敗之仇，但他只見虎丘山巉嵯峨，劍池積水深不可測，卻遍尋不著闔閭之墓，只能望山興嘆，頹然而去。從此，闔閭墓城遂成為不解之迷。數百年後，秦始皇東巡至虎丘，鑿山掘地，只為尋找驚天地泣鬼神的「魚腸劍」和「扁諸劍」，最後無功而返。三國孫權也來尋寶求劍，終究亦無所獲。

有「吳中第一勝」之稱的虎丘，不只是因為這些瑰麗的歷史傳說而名聞遐邇，遊客如織，其山水勝景，「宜月、宜雪、宜雨、宜煙、宜春曉、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陽」，其「斷崖縱壑，茂林深篁，為江左丘壑之表」<sup>171</sup>，白居易刺蘇州時，曾鑿山引水修建虎丘，使得虎丘的景致更加秀美，也使得虎丘從此沾染了文人雅士的氣息，吟詠虎丘之美的詩篇更是不絕於縷：

吳中好風景，八月如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郭纖埃滅。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兩衙漸多暇，亭午初無熱。騎吏語使君，正是遊時節。

吳中好風景，風景無朝暮。曉色萬家烟，秋聲八月樹。舟移管絃動，橋擁

<sup>169</sup> [唐]陸廣徵《吳地記》(台北：臺灣商務，1983年初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587冊。

<sup>170</sup> 同註133，《吳郡圖經續記》卷中，頁24。

<sup>171</sup> 同註122，《江南風物記》頁2。

旌旗駐。改號齊雲樓，重開武丘路。況當豐熟歲，好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官去。<sup>172</sup>

此詩是白居易於寶曆二年所作，時值八月，他即將罷郡北歸，因而舊地重遊。詩中盡是歌詠吳中風景的美麗，並且以他眼中所見、耳中所聞，鋪敘了一個天氣晴朗的秋日午後，草木芬芳，空氣清新，舟隨水動，橋擁旌旗，稻穗熟黃的如詩畫般的景象，既生動又樸實，似乎與詩人寬鬆舒服的心境相應和，傳達出恣意縱遊的歡樂氛圍。胡震亨在《唐音癸籤》卷十九引《閱耕餘錄》云：「白太傅詩：『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吳中以水長船動為船活，採入詩中，便成佳句。」<sup>173</sup> 誇讚「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兩詩句融入了生活的氣息，因而活靈活現，蔚為佳句。

## 2. 虎丘寺

虎丘在東晉時，已由帝王陵寢轉變成佛教名山，按《吳地記》所說：「雲巖寺，即虎丘山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別業也。咸和二年捨以為寺。即劍池而分東西，今合為一。寺之勝聞天下，四方遊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sup>174</sup> 可知東晉王珣與王珉兩兄弟曾在此興建別墅，後來改成寺院，名為虎丘寺，分東西二剎。唐代時，為避太祖李虎名諱，則易名為「武丘報恩寺」。白居易在蘇州最常去的地方，正是東、西武丘寺，〈夜遊西武丘寺八韻〉詩云：

不厭西丘寺，閑來即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烟蘿。路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乘燭，猿覷怪鳴珂。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容、滿、蟬、態等十妓從遊也。香花助羅綺，鐘梵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sup>175</sup>

東、西武丘寺中間隔著一條大溪，欲到寺裡就必須以舟楫渡之，所以詩人說「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烟蘿」，他當時攜帶容、滿、蟬、態等十名歌妓駕著一條小船泛於溪上，一邊聽著笙歌演奏，一邊欣賞迎面而來的景色。雖然時間已晚，仍有一輪明月高掛天空，散發出幽微的光芒，照映在松樹和水裡，形成了黑影與白波。溪裡的魚兒則因為有船駛過，受到驚嚇，不停地翻騰跳躍；夾岸的猿猴受到好奇心驅使，紛紛投以注目的眼光，一路遊覽下來可以說是十分愜意。從「不厭西丘寺，閑來即一過」以及「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兩聯詩句就能看出他鍾愛武丘寺的程度非其他景點所能及之。

<sup>172</sup> 同註 7，〈吳中好風景二首〉卷二十一，頁 1431。

<sup>173</sup> 同註 7，朱金城箋，頁 1431。

<sup>174</sup> 同註 123，《吳郡志》卷三十二，頁 243。

<sup>175</sup> 同註 7，〈夜遊西武丘寺八韻〉卷二十四，頁 1674

白居易多次在詩裡提到他「重開武丘路」，〈武丘寺路〉一詩亦云：「自開山寺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種仍新。好住湖堤上，長留一道春。」<sup>176</sup>他所說的武丘路指的是自城西閶門連接到武丘之間的道路，也就是後來的山塘路，或稱白公堤(不同於西湖的白堤)。堤下是一道寬渠，直通運河。渠至虎丘，又繞山麓一周。白居易在堤上和渠裡分別種了數千枝的桃、李、蓮、荷，每逢春夏秋三季，便競相開放，爭奇鬥豔，美不勝收，因此總是吸引大批遊客前來遊賞。宋代的蘇軾曾說：「不遊虎丘，乃憾事也！」所言確實不假。

### 3. 劍池

虎丘的劍池相傳是吳王闔閭過世之後以「魚腸劍」、「扁諸劍」和三千把著名寶劍作為陪葬的地方。據祝穆《方輿勝覽》：「劍池在虎丘寺。秦始皇試劍於此，乃石罅，深數十丈，闊丈餘。水無底，寺中日汲此水。其聲潺湲，極可聽。」<sup>177</sup>千餘年來，因為劍池的神祕傳說，慕名前來尋寶挖劍的人不計其數，秦始皇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不過，劍池本身就是個懸崖峭壁底下的長池，深不可測，至今仍無法確知它是否真如傳說中埋藏了寶劍。白居易是虎丘的常客，他對於這些擁有歷史文化背景的古蹟同樣抱持著濃厚的興趣，有詩〈題東武丘寺六韻〉：

香刹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矯，玉立竹森森。怪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沉。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酒熟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sup>178</sup>

武丘山的周圍環繞著諸多先人的遺跡，劍池便是其中之一。白居易在這首詩中除了提及劍池，還提到了晉代高僧講經弘法時所坐的「千僧坐」石頭、孫武在虎丘操練娘子軍的「孫武子亭」以及吳國劍師干將、莫邪鑄劍的「試劍石」，這些都是虎丘必遊之地，然而當他站在蟠松矯矯，立竹森森的虎丘劍池之畔，面對著幽然聳立的古刹，聯想到的卻是趁早抽簪辭冕的想法，足見他對於旅遊的熱情已隨宦情的低迷而漸趨冷淡。

### 4. 真娘墓

真娘墓位在虎丘寺之側的亭臺內，是一處擁有歷史文化背景的塚墓，亭聯是「香墓美人豔百代、豔名齊小；草亭華景宿一泓、清味君毀」。這座墓雖然歷時已久，雜草叢生，頗顯寥落，然而它早已是名垂不朽，為天下士人所吟詠，如白

<sup>176</sup> 同註 7，〈武丘寺路〉卷二十四，頁 1683。

<sup>177</sup> 同註 3，《方輿勝覽》上冊，卷二，頁 39。

<sup>178</sup> 同註 7，〈題東武丘寺六韻〉卷二十四，頁 1672。

居易的〈真娘墓〉：

真娘墓，虎丘道。不識真娘鏡中面，唯見真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  
真娘死時猶少年。脂膚美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  
塞北花，江南雪。<sup>179</sup>

真娘是唐代蘇州名妓，本名胡瑞珍，從小父母雙亡，弱質無依，輾轉流落到蘇州青樓，卻仍守身如玉。由於她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樣樣精通，因此贏得蘇州風流雅士的推崇。當時王姓富家公子想娶她為妻，所以用重金買通老鴿，要求留宿，真娘在無可奈何之下，懸樑自盡，以示貞烈。後來富家公子為此感到懊悔不已，便將真娘厚葬在虎丘之上，遍植花木，用以紀念她雅潔的品德。白居易昔日在杭州望見錢塘名妓蘇小小的墓，曾作詩題詠，如今在蘇州，同樣也為美麗絕倫，早辭人世的貞娘賦詩憑弔，詩中藉由桃花、李花、蓮花的姿色比喻真娘模樣嬌豔，出汙泥而不染，只可惜在風霜的摧殘下，腰折而亡，頓時感嘆「世間尤物難留連」；詩末以「塞北花，江南雪」作為收尾，白雪茫茫，景物悽悽，更增添一股哀傷的氣息。

### (三) 靈巖山、靈巖寺

蘇州城西南木瀆鎮旁有座靈巖山，其山山勢巍然，岩壑奇秀，泉石清幽，殿閣參差，向有「靈巖秀絕冠江南」之稱譽<sup>180</sup>。自古以來，靈巖山就是一處著名的旅遊勝地，因山上多奇石，有石形似靈芝，故名靈巖山。據《輿地紀勝》記載：「硯石山，在吳縣西二十一里，山有石鼓，亦名石鼓山。」<sup>181</sup>靈巖山又名硯石山，以其山石色澤深紫，可以作為硯材，另名石鼓山則是因為當石鼓傳出鳴聲，就表示會有兵災。

靈巖山上有座靈巖寺，寺廟建在山頂，高聳入雲，巍峨壯觀。此寺雖建於東晉，但它的前身乃是館娃宮的舊址所在，寺的內外存有許多古代遺蹟，根據史書所載，這些遺蹟多半與春秋時吳越兩國爭霸有關。《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置館娃宮，山頂有二池，曰月池，曰玩華池，雖旱不竭。其中有水葵甚美，蓋吳時所鑿也。」館娃宮的由來有著一段歷史。相傳越王勾踐忍辱負重，為了重振江山，圖謀復國之大業，使出美人計，派遣西施前去吳國迷惑夫差，以便伺機滅了吳國，報得亡國雪恨。西施國色天香，深得夫差寵愛，靈巖山的館娃宮就是夫差為討西施歡心而建。

<sup>179</sup> 同註 7，〈真娘墓〉卷十二，頁 654。

<sup>180</sup> 同註 124，《蘇州》頁 155。

<sup>181</sup> 同註 18，《輿地紀勝》第一冊，卷五，頁 295。



白居易刺蘇州時，遊遍名山古剎，館娃宮自然是不容錯過的勝景之一。有詩〈靈巖寺〉：「館娃宮畔千年寺，水闊雲多客到稀。聞說春來更惆悵，百花深處一僧歸。」<sup>182</sup>描寫娃宮人煙稀至的景象。另一首〈題靈巖寺〉，則提到了許多著名的遺蹟，詩云：

娃宮屨廊尋已傾，硯池香徑又欲平。二三月時但草綠，幾百年來空月明。  
使君雖老頗多思，攜觴領妓處處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  
直自當時到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sup>183</sup>

這首詩的題名下有小注：「寺即吳館娃宮，鳴屨廊、硯池、採香徑遺蹟在焉。」他所說的「鳴屨廊」、「硯池」、「採香徑」三處遺蹟都與夫差和西施有關。「鳴屨廊」據說是夫差喜歡聽西施走路的聲音，所以在西施路過的廊廡中鋪陳梗楠木，廊下埋有大甕，每當西施和宮女腳著木屐，身繫金鈴玉珮，漫步穿過中廊時，就會發出登登音響，因而有鳴屨廊、鳴屨廊之稱。「硯池」又稱浣花池，以前曾產葵草，甚是美麗，據說硯池是古代人們製做石硯材料的採集地，池上橫跨一座石橋，每逢下雨，原本碧瑩透澈的池水就會呈現一清一濁之狀，橋東水清，橋西水濁，以橋為界，是寺中一大奇景。「採香徑」的來歷，據傳是西施在館娃宮每天都會使用大量具有香氣的植物來薰體，這些植物全都採自太湖之濱的香山，西施想遊香山，然而交通不便，所以夫差為她射箭開河道，滿足她所有的需要，這條筆直的河道便是赫赫有名的採香徑。館娃宮實在是個埋藏著許多具有史事背景的地方，因而當詩人來到此處尋幽訪古時，總是會聯想到當年吳王夫差沉湎於聲色，越女西施得寵於君王的情景，感慨之餘，吟詠的詩也就特別的多，如：

分無佳麗敵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閑篇詠被人知。  
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僧留宿劍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應不解吟詩。  
184

高高白月上青林，客去僧歸獨夜深。葷血屏除唯對酒，歌鐘放散只留琴。  
更無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最愛曉亭東望好，太湖煙水綠沈沈。  
185

這兩首詩都作於寶曆二年。前一首〈重答劉和州〉是白居易的和詩，先有劉禹錫〈白舍人曹長寄新詩有游宴之盛因以戲酬〉來篇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又云：「若共吳王鬪百草，不如唯是欠西施。」西掖原指中書省，因白居易自中書舍人除蘇州刺史，所以此處代指白居易；而韋應物由尚書左

<sup>182</sup> 同註 7，〈靈巖寺〉外集卷上，詩文補遺一，詩詞一，頁 3850。

<sup>183</sup> 同註 7，〈題靈巖寺〉卷二十一，頁 1421。

<sup>184</sup> 同註 7，〈重答劉和州〉卷二十四，頁 1664。

<sup>185</sup> 同註 7，〈宿靈巖寺上院〉卷二十四，頁 1682。

司郎中出為蘇州刺史，便以左司作為代稱。劉禹錫此番意思是說蘇州刺史寫詩例來不凡，韋與白先後刺蘇州，都有描摹山水景勝之詩，然而白居易的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sup>186</sup>較之又更勝一籌。白居易則謙虛地回答說他寫詩的目的僅是聊以自樂，怎「敢有文章替左司」呢？詩末寫到採香徑與劍池兩處景點，感嘆吳王夫差恐怕只為眼前的佳麗所蒙蔽，難以知曉吳中風景的美好！第二首〈宿靈巖寺上院〉是描述白居易留宿靈巖寺，獨自一人在夜裡閒行，由於靈巖山挺拔兀立，從山頂往下眺望就能看到西邊綠水迢迢的太湖，此時僧人和香客都已歸去，無人打擾，只有涓涓泉水劃破了夜裡的寧靜，洗淨了詩人的心靈。

儘管白居易喜愛旅遊，不過蘇州畢竟是個「劇郡」，有時候一忙起來便是天昏地暗，令他感到相當疲憊，所以他曾自比為籠中鶴，慨嘆「經旬不飲酒，踰月未聞歌。豈是風情少？其如塵事多。虎丘慚客問，娃館妬人過。莫笑籠中鶴，相看去幾何？」<sup>187</sup>無暇過問虎丘與娃館最近的風情，字裡行間充滿了無奈的情緒。為了表達心中的煩悶，他寫詩告訴元稹：

娃館松江北，稽城浙水東。屈君為長吏，伴我作衰翁。旌旆知非遠，烟煙雲望不通。忙多對酒榼，興少閱詩筒。淡白秋來日，疏涼雨後風。餘霞數片綺，新月一張弓。影滿衰桐樹，香凋晚蕙叢。飢啼春穀鳥，寒怨絡絲蟲。覽鏡頭雖白，聽歌耳未聾。老愁從此遣，醉笑與誰同？清旦方堆案，黃昏始退公。可憐朝暮景，銷在兩衙中。<sup>188</sup>

杭州與會稽兩郡毗鄰，皆在浙江，所以他們當時以筒傳詩，往來密切，自從白居易來蘇州，距離拉遠，兩人便「忙多對酒榼，興少閱詩筒」，鮮少聯絡。因此就算蘇州的山水再美，人文風景再盛，他還是容易感到寂寞。如同此詩前四聯描寫他與元稹地理位置疏遠，相見不易；中間四聯雖是寫景，卻不見賞心悅目的景象，反倒是穿插了「淡白」、「疏涼」、「餘霞」、「衰桐」、「香凋」、「飢啼」、「寒怨」帶有衰殘之意的字詞，南宋詞人辛棄疾在〈賀新郎〉詞中寫道「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反應出情以物遷的道理，或許白居易也是抱持著這樣的心態寫景，透露出他的負面情緒。最後四聯便是點出造成他心情不佳的原因，可惜了娃館朝暮絕美的景色。

#### (四) 太湖流域

##### 1. 太湖

<sup>186</sup> 同註 7，朱金城箋，頁 1665。

<sup>187</sup> 同註 7，〈題籠鶴〉卷二十四，頁 1626。

<sup>188</sup> 同註 7，〈秋寄微之十二韻〉卷二十四，頁 1631。

太湖「在吳縣西南，《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五湖」<sup>189</sup>，整體面積之大，足有三萬六千公頃，在中國五大淡水湖裡排名第三。由於太湖是長江和錢塘江下游泥沙淤塞古海灣所形成的湖泊，領域又涵蓋了蘇州、無錫、吳興、杭州等地，河渠水道星羅棋布，自然資源極為豐富，因而孕育了一方璀璨而文明的江南文化。春秋戰國時期，這裡曾是吳越兩國的腹地，也是兩國疆土的分界，後世稱太湖「包孕吳越」的美名即是自此而來。

煙波浩渺的太湖，有七十二峰沉浮其間，形成了湖中有山，山外有湖，山重水複，山環水抱的獨特景觀。而且太湖的景色「遠近高低各不同」，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都能呈現出不同的美感。白居易在蘇州時，便曾站在靈巖山的小亭上，欣賞太湖波瀾壯闊，綠水悠悠的樣貌，甚是美麗；另外，他也曾領著十艘畫船，親自泛遊太湖，一睹其旖旎的湖光山色，如〈宿湖中〉<sup>190</sup>一詩就是描寫他遊湖的經歷：

水天向晚碧沉沉，樹影霞光重疊深。浸月冷波千頃練，芭霜新橘萬株金。  
幸無案牘何妨醉，縱有笙歌不廢吟。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心。

太湖是一個盛產橘子的地方，每逢秋天，橘樹結實累累，金碧輝煌，往往招覽許多遊客前來品嚐，白居易此次來到太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揀選品質較佳的橘子，來作為上呈皇帝的貢品。不過他依舊不改其忙裡偷閒的本性，帶著幾名家妓浩浩蕩蕩地從蘇州啟棹出航，沿路上載歌載舞，把酒宴歡，絲毫看不出他還有任務在身。天色向晚，湖水深沉，一波波的冷浪不斷拍打著映在水中的明月，船隻緩緩前行，到達洞庭山麓，那裡正是詩人今晚夜宿之處。此詩前兩聯寫景，並點出時間，頸聯寫的是他此時此刻的心情輕鬆愉悅，末聯則交待目的地以及住宿的位置，漸次鋪陳，使人一目瞭然。

洞庭山畔，花繁果茂，白居易一連待了五天，才帶著滿船的橘子返回治所。歸途中，他猶然眷戀著太湖的千嬌百媚，於是將此行所見勝景記在湖中石上<sup>191</sup>，作為留念。這趟遊歷直到開成四年(公元 839 年)，白居易六十八歲時都還是很懷念，其〈感舊石上字〉詩云：「閑撥船行尋舊池，幽情往事復誰知？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sup>192</sup>陳結之是白居易的家妓，曾參與此次遊湖，白居易刻石除了寫景，也一併刻上結之的名字，他晚年放妓賣馬，因而懷念起太湖石與他當年疼愛有佳的陳結之。白居易此行還作有兩首詩〈夜泛陽塢入明月灣即事寄崔湖州〉、〈泛太湖書事寄微之〉分別贈送給崔玄亮和元稹，因他有訴不盡的太湖

<sup>189</sup> 同註 133，《吳郡圖經續記》卷中，頁 27。

<sup>190</sup> 同註 7，〈宿湖中〉卷二十四，頁 1641。

<sup>191</sup> 同註 7，〈泛太湖書事寄微之〉：「書為故事留湖上」有小注：「所見勝景，多記在湖中石上。」卷二十四，頁 1644。

<sup>192</sup> 同註 7，〈感舊石上字〉卷三十五，頁 2400。

之美。

## 2. 洞庭山

太湖流域，島巒羅列，大小島嶼相加共有七十二座，其中最著名的是東、西洞庭山<sup>193</sup>。東、西洞庭山位在太湖的東南部，東洞庭山斜走於吳縣西南，綿延六十里，以莫釐峰為主峰；西洞庭山則在東洞庭山之西，以縹緲峰為主峰。兩山之間僅隔著盈盈一水，所以遊西山時，也可以同時泛遊東山<sup>194</sup>。一般而言，西山的景物較東山為勝，古蹟也比較多。

洞庭西山，一名禹跡山，相傳大禹曾在此治水，故有此名。又西山四面皆被太湖所包圍，所以也稱之為包山。《方輿勝覽》云：「包山在吳縣西南百二十里。又名洞庭山，中有洞庭深遠。吳王使威靈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禹書》。又有林屋洞，十大洞之一也。」<sup>195</sup>洞庭西山有個「林屋洞」，洞內立石成林，頂平如屋，居十大洞天第九，所以被道家稱為「第九洞天」。由於林屋洞是太湖中神幻離奇的島山溶洞，又是歷代道教勝地，帝王祭祀之所，是故歷史悠久，文物頗多，在史籍中屢有記載<sup>196</sup>。古代神話中曾以此做為龍宮所在，唐宋以來的詩人雲遊至此，也有詩詞遊記和摩崖石刻記遊覽勝，如白居易的〈遊小洞庭〉<sup>197</sup>：

湖山上頭別有湖，芰荷香氣佔仙都。夜含星斗分乾象，曉映雷雲作畫圖。  
風動綠蘋天上浪，鳥棲寒照月中烏。若非神物多靈迹，爭得長年冬不枯？

小洞庭即林屋洞<sup>198</sup>，與洞庭東山只有一水之隔，其間種滿菱花與荷花，每到夏日，總是飄散著一股淡淡清香，白居易遠道而來，看見這麼一片的紅白相映並襯有朵朵綠葉的花田，心情也為之舒坦。太湖的夜裡，月光幽微，繁星熠熠，看得見林中的鳥兒在枝頭上依偎棲息；太湖的白天，碧波浩浩，雲帆點點，則有如一幅天上圖畫。於是他在太湖漫遊了幾日，獨自欣賞著洞庭山腳林屋館前，山明水秀，林木成蔭，芰荷飄香，風和日麗，雷霆萬鈞，朝夕不同的景象，最後嘆道太湖若非仙境，又怎能「爭得長年冬不枯」？

西山的另一處勝景是「毛公壇」，相傳是漢朝劉根得道的地方<sup>199</sup>，被稱為是「第三十九福地」，白居易有詩〈毛公壇〉：「毛公壇上片雲閑，得道何年去不還。

<sup>193</sup> 同註 133，《吳郡圖經續記》：「舊傳震澤有七十二山，唯洞庭最巨耳！」卷中，頁 26。

<sup>194</sup> 裴可權〈浙江吳興的太湖風光〉，《浙江月刊》第五十期(1981年11月)，頁 42。

<sup>195</sup> 同註 3，《方輿勝覽》上冊，卷二，頁 33。

<sup>196</sup> 同註 124，《蘇州》頁 138。

<sup>197</sup> 同註 7，〈遊小洞庭〉外集卷中，詩文補遺二，詩詞二，頁 3888。

<sup>198</sup> 同註 123，《吳郡志》：「林屋館即洞庭，前代蓋有宮館，非今龍宇處也。」卷十五，頁 108。

<sup>199</sup> 同註 123，《吳郡志》：「毛公壇福地在洞庭山，漢劉根得道處。根既仙，身生綠毛，人或見之，故名之曰毛公。」卷八，頁 57。

千載鶴翎歸碧落，五湖空鎮萬湖山。」<sup>200</sup>不過這座壇現已草莽叢生，景象寥落，誠為可惜！

太湖中的島嶼多半是由石灰岩所構成，因而島上的岩洞都是石灰岩洞，湖岸的灣舻也都散佈著所謂的「太湖石」。由於這些太湖石長期受到水浪衝擊，產生了許多形狀崎嶇、大小不一的穿孔，因而受到園林藝術家的青睞，現今蘇州園林的假山造景就是由太湖石堆疊而成的石林洞壑。根據《方輿勝覽》所記：「太湖石，《郡志》：『出洞庭西，以生水中者為貴。石在水中，為久為波濤所衝擊，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罅，名曰彈窩，亦水痕也。沒人縫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在山上者，名旱石，枯而不潤，或贗作彈窩以售，亦得善價。』」<sup>201</sup>可知古人對於太湖石品質鑑定有一定的標準，而白居易就曾寫有〈太湖石記〉<sup>202</sup>專門描述太湖石的外觀與質地，亦有〈雙石〉一詩闡述他收藏石頭的目的：

蒼然兩片石，厥狀怪且醜。俗用無所堪，時人嫌不取。結從胚渾始，得自洞庭口。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擔舁來郡內，洗刷去泥垢。孔黑烟痕深，罅青苔色厚。老蛟蟠作足，古劍插為首。忽疑天上落，不似人間有。一可支吾琴，一可貯吾酒。峭絕高數尺，坳泓容一斗。五絃倚其左，一盃置其右。窪樽酌未空，玉山頽已久。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漸恐少年場，不容垂白叟。迴頭問雙石：能伴老夫否？石雖不能言，許我為三友。  
203

太湖石乃是大自然精雕細琢，鬼斧神工之下的傑作，其瘦、縐、漏、透的特質贏得了文人雅士的喜愛。然而並非人人都喜歡太湖石，有的人嫌它「厥狀怪且醜」，也有的人嫌它「俗用無所堪」，不過白居易卻將它視為珍寶，懷疑他是從天上降落，不似人間所擁有。他甚至還拿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來作比喻，他說：「古之達人，皆有所嗜。」<sup>204</sup>而他既嗜琴，既嗜石，也嗜酒，並以此三物作為「三友」，期望它們能夠伴其左右，直到終老。就事實上看來，白居易的確達到他的願望，〈池上篇〉序曰：「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做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sup>205</sup>誠如他所說，他在罷杭州與蘇州刺史時，分別帶走了數片天竺石與太湖石，而這些物品在大和三年(公元 829 年)，白居易五十八歲時還盡在他眼前。

<sup>200</sup> 同註 7，〈遊小洞庭〉外集卷上，詩文補遺一，詩詞一，頁 3849。

<sup>201</sup> 同註 3，《方輿勝覽》上冊，卷二，頁 32。

<sup>202</sup> 同註 7，〈太湖石記〉外集卷下，詩文補遺三，頁 3936。

<sup>203</sup> 同註 7，〈雙石〉卷二十一，頁 1623。

<sup>204</sup> 同註 202。

<sup>205</sup> 同註 7，〈池上篇並序〉卷六十九，頁 3705。

洞庭東山原本是個獨立的島嶼，因長期泥沙淤積而與湖岸相連，形成一個三面環海的半島。東山倚著太湖水質優美、土壤肥沃、氣候溫和的特點，植有許多果樹，夏天盛產楊梅，秋天盛產橘子，春天則有碧螺春茶可以品茗聞香，向來有著「花果山」的美稱。白居易到東山，通常是為了揀選貢橘，其〈揀貢橘書情〉<sup>206</sup>詩云：

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  
登山敢惜駑駘力，望闕難伸螻蟻情。疏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誠。

這首詩雖然像是白居易為了奉和君王所作的應制詩，不過還是可以看出東山的橘子香甜可口，有如瓊漿玉釀，確實名不虛傳。

### 3.松江

松江，一名笠澤，按《吳郡志》：「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也。三江自具《辨證》門。今按：松江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濱，垂虹跨其上，天下絕景也。」<sup>207</sup>松江是太湖流域的一條支流，橫跨蘇州吳江縣，水質清澈，盛產鱸魚，相傳三國曹操在宴請賓客時，發現餐桌上珍饈具備，唯獨少了松江鱸魚，左慈於是以前以銅盤盛水，從中釣得一條鱸魚，使得在座的人驚嘆不已。<sup>208</sup>雖然這是一則傳說，不過松江的鱸魚確實味道鮮美，白居易刺蘇州時就曾參與漁宴，盡情品嚐魚膾，〈松江亭攜樂觀漁宴宿〉詩云：

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經過。水面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鱸紅鯉，夜燭舞青娥。雁斷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繁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sup>209</sup>

詩中所說的紅鯉便是鱸魚，從前在京城為官時嘗夢想松江的樣貌，如今他以過客的身份來到這裡，得知秋天的鱸魚特別肥嫩，便與這裡的漁民一同享用鮮甜的魚肉。白居易白天在宴會飲食，晚上則在亭中住宿，因此他有一整天的時間可以欣賞松江「水面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沿岸落葉繽紛的景象。他望向天空，發現雁子飛行的陣伍被打斷，得知此時的風速急颯，又看見江水浪潮低平，推測今晚應當會出現一輪明月。漁民在一旁歡欣鼓奏，而他雖然不懂漁歌，卻也能感受到宴會歡樂的氣氛。這首詩除了寫景，也傳達出白居易與民為樂的中心思想。

<sup>206</sup> 同註 7，〈揀貢橘書情〉卷二十四，頁 1642。

<sup>207</sup> 同註 123，《吳郡志》卷十八，頁 125。

<sup>208</sup> 同註 3，《方輿勝覽》：「蓴鱸，《郡志》：『生松江。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坐，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曰：求銅盤貯水。以竹竿耳鉤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使膾之，周浹會者。』」上冊，卷二，頁 32。

<sup>209</sup> 同註 7，〈松江亭攜樂觀漁宴宿〉卷二十四，頁 1681。

不過，他並非每次來到松江心情都是這麼愉悅，有時候看著水色清澄洸漾，興起的卻是辭官的念頭，如〈晚起〉、〈江上對酒二首〉二詩：

臥聽簌簌銜鼓聲，起遲睡足長心情。華簪脫後頭雖白，堆案拋來眼按明。  
閑上籃輦乘興出，醉迴花舫信風行。明朝更濯塵纓去，聞道松江水最清。

210

酒助疏頑性，琴資緩慢情。有慵將送老，無智可勞生。忽忽忘機坐，俚俚任運行。家鄉安處是，那獨在神京？

久貯滄浪意，初辭桎梏身。昏昏常帶酒，默默不應人。坐穩便箕踞，眠多愛欠伸。客來存禮數，始著白綸巾。<sup>211</sup>

白居易在這兩首詩中盡是展現出慵懶的神態，像是「起遲睡足長心情」、「有慵將送老，無智可勞生」、「昏昏常帶酒，默默不應人」、「坐穩便箕踞，眠多愛欠伸」等詩句，說明了他對仕宦已感到疲累，所以即使蘇州刺史曾是他夢寐以求的職位，但是在奸佞當道的亂世中，很難有機會施展他的政治抱負，再加上他久病在身，卻又要處理堆案如山的文件，消退之意也就愈趨明顯。他數度以「滄浪意」、「桎梏身」來表明辭官的決心，「滄浪」取自《楚辭·漁父》：「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sup>212</sup>而「桎梏」則是自喻現況。白居易在松江閒吟詩歌，昏昏醉酒，無非是因為江水清澈，故而聯想到屈原秉持正道，憚心竭慮，以事其君，然而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最終落得投湖自盡的下場。白居易的際遇雖然比屈原要好一些，不過他較傾向於明哲保身，甘於走向吏隱這種恬然自適、安和自在的生活。

### 三、四季風情

蘇州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氣候環境舒適宜人，因而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白居易曾在〈和夢得夏至憶蘇州呈盧賓客〉詩中回憶說：「憶在蘇州日，常諳夏至筵。糗香筒竹嫩，炙脆子鵝鮮。水國多臺榭，吳風尚管絃。每家皆有酒，無處不過船。交印君相次，褰帷我在前。此鄉俱老矣，東望共依然。洛下麥秋月，江南梅雨天。齊雲樓上事，已上十三年。」<sup>213</sup>正是因為蘇州山明水秀，鳥語花香，古跡遍佈，風土清嘉，所以四季風光，各異其趣，也各有所趨。

<sup>210</sup> 同註 7，〈晚起〉卷二十四，頁 1679。

<sup>211</sup> 同註 7，〈江上對酒二首〉卷二十四，頁 1689。

<sup>212</sup> 屈原等著，黃壽祺、梅桐生譯注《楚辭》（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 年 11 月初版一刷）卷七，頁 225。

<sup>213</sup> 同註 7，〈和夢得夏至憶蘇州呈盧賓客〉外集卷上，詩文補遺一，詩詞一，頁 3853。

## (一)春季

蘇州的春天，氣候溫和，花木盛開，是個桃紅柳綠的季節，也是白居易最愛的一個季節。他在〈早春憶蘇州寄夢得〉中說「吳苑四時風景好，就中偏好是春天。」<sup>214</sup>正是因為春天景氣復甦，萬象更新，大地呈現一片草木蔥鬱、百花吐豔的生機，所以贏得了詩人的愛慕，在他吟詠四季風情的景色詩中，就屬春天特別多，如〈日漸長贈周殷二判官〉：

日漸長，春尚早。牆頭半露紅萼枝，池岸新鋪綠芽草。蹋草攀枝仰頭歎，何人知此春懷抱？年顏盛壯名未成，官職欲高身已老。萬莖白髮真堪恨，一片緋衫何足道。賴得君來勸一杯，愁開悶破心頭好。<sup>215</sup>

這是一首雜體詩，首句先交代是早春時候，白日漸長，黑夜漸短，牆頭的紅萼枝已先捎來春天的信息，池塘岸邊也重新長出翠綠的嫩芽，詩人漫步其中，徹底的投入了春天的懷抱。雖然說人生的際遇很奇妙，年輕氣盛時苦無功名，等到年邁衰老時才有今天一番成就，不過感嘆歸感嘆，最後還是要規勸自己愁開悶破，方能以愉悅的心情迎接春天的魅惑。值得一提的是，春天有許多代表性的植物，比如說小巧可愛的杏花，粉紅嬌豔的桃花、櫻花，還有飄然若絮的楊柳，其中白居易著墨最多的是蘇州的柳樹與櫻桃：

金谷園中黃嫋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來處處遊行徧，不似蘇州柳最多。絮撲白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sup>216</sup>

含桃最說出東吳，香色鮮穠氣味殊。洽恰舉頭千萬顆，婆娑拂面兩三株。烏偷飛處銜將火，人摘爭時蹋破珠。可惜風吹兼雨打，明朝後日即應無！

<sup>217</sup>

中國文人向來喜歡楊柳，從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展禽，以其「食邑在柳下」而名「柳下惠」，三國時魏文帝曹丕稱柳為「中國之偉木」，到東晉田園詩人陶淵明愛柳成癖，自號「五柳先生」，唐代文學家柳宗元發動百姓在柳州植柳，因有「柳柳州」之稱，柳樹就已經和品德高尚、風度翩翩的正人君子形象作結合。因而楊柳經常是歷代文人筆下最常書寫、最常題詠的植物之一，白居易在忠州曾寫下〈東澗種柳〉<sup>218</sup>一詩，讚美楊柳隨遇而安、「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優點，在杭州也有多首描寫西湖楊柳婀娜多姿、情意纏綿、清新秀美的姿態，在蘇州提及柳樹的詩

<sup>214</sup> 同註 7，〈早春憶蘇州寄夢得〉卷三十一，頁 2148。

<sup>215</sup> 同註 7，〈日漸長贈周殷二判官〉卷二十一，頁 1424。

<sup>216</sup> 同註 7，〈蘇州柳〉卷二十四，頁 1662。

<sup>217</sup> 同註 7，〈吳櫻桃〉卷二十四，頁 1668。

<sup>218</sup> 同註 7，〈東澗種柳〉卷十一，頁 606。



更是多到不可數，舉凡蘇州的園林、河橋、江畔盡是植滿了輕盈婆娑、青翠欲流的楊柳，把江南大地綴飾得嫵媚動人，因而他才會有「老來處處遊行徧，不似蘇州柳最多」的感想。而蘇州的櫻桃色澤鮮豔欲滴，味道香甜可口，最能展示出吳中物產豐饒、景色殊麗，如白居易這首〈吳櫻桃〉詩，描寫櫻桃珠顆飽滿，沉甸甸地垂掛枝頭，吸引人們與禽鳥爭相採食，歡喜熱鬧的情境，充滿了欣欣向榮的春天氣息。

## (二)夏季

蘇州的夏天，炎熱多雨，空氣潮溼，然而卻不會令人感到煩悶。白居易時常駕著一葉扁舟，隨著州城蜿蜒的河道緩緩划行，沿途穿過了雁齒紅橋，經過了粉黛白牆，也行經了蓮池與荷田，心情是悠然而愜意的：

白藕新花照水開，紅窗小舫信風迴。誰教一片江南興，逐我慇懃萬里來？

219

白白芙蓉花，本生吳江濱。不與紅者雜，色類自區分。誰移爾至此，姑蘇白使君。初來苦顛顛，久乃芳氛氤。月月葉換葉，年年根生根。陳根與故葉，銷化成泥塵。化者日已遠，來者日復新。一為池中物，永別江南春。忽想西涼州，中有天寶民。埋歿漢父祖，孳生胡子孫。已忘鄉土戀，豈念君親恩？生人尚復爾，草木何足云！<sup>220</sup>

如果說柳樹與櫻桃是春天植物的代表，那麼荷花與蓮花則是夏日風情的表象。白居易愛蓮的程度不下於綠竹、楊柳、紅鶴與天竺、太湖二石，他在〈蓮石〉中說：「青石一兩片，白蓮三四枝。寄將東洛去，心與物相隨。」<sup>221</sup>在他罷蘇州刺史後，還攜帶了幾株蓮花隨他一同返回洛陽，足見他對於蓮花的愛護。而另一首〈和微之四月一日作〉：「四月一日天，花稀葉陰薄。泥新燕影忙，蜜熟蜂聲樂。麥風低冉冉，稻水平漠漠。芳節或蹉跎，遊心稍牢落。春華信為美，夏景亦未惡。颭浪嫩青荷，熏欄晚紅藥。吳宮好風月，越郡多樓閣。兩地誠可憐，其奈久離索。」<sup>222</sup>描寫蘇州稻麥漠漠，新燕築巢，蜜熟蜂樂，青荷紅藥，月明風清的景象，好似一幅江南盛夏圖！

## (三)秋季

蘇州的秋天，晴朗高爽，舒適宜人，與春天同樣是蘇州最為出色的季節。白

<sup>219</sup> 同註 7，〈白蓮池泛舟〉卷二十七，頁 1887。

<sup>220</sup> 同註 7，〈感白蓮花〉卷二十九，頁 2022。

<sup>221</sup> 同註 7，〈蓮石〉卷二十九，頁 1671。

<sup>222</sup> 同註 7，〈和微之四月一日作〉卷二十一，頁 1430。

居易有詩〈偶飲〉：「三盞醺醺四體融，妓亭簷下夕陽中。千聲方響敲相續，一曲雲和夏未終。今日心情如往日，秋風氣味似春風。唯憎小吏樽前報，道去衙時水五筒。」<sup>223</sup> 透露出暖風薰得遊人醉的景象。此外，秋天賞景最不容錯過的就是滿月與桂花：

風琴秋拂匣，月戶夜開關。榮啟先生樂，姑蘇太守閑。傳聲千古後，得意一時間。卻怪鍾期耳，唯聽水與山。<sup>224</sup>

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落向人間取次生。霜雪壓多雖不死，荊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遙知天上桂華孤，試問嫦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225

白居易在音樂方面的修養造詣很高，他除了會自己彈琴、填詞，也能夠欣賞別人琴聲中的技巧與美妙。他通常都在夜晚彈琴，尤其是在秋夜皓月當空、深闌寂靜時，最能夠心平氣和地彈琴，所彈出的琴聲也最有意境。第一首詩〈郡中夜聽李山人彈三樂〉即是他在秋月夜下聆聽好友李山人演奏「三樂」時所寫，他在〈好聽琴〉詩中曾說「尤宜聽三樂，安慰白頭翁」<sup>226</sup>，得知「三樂」清暢恬和的樂聲能夠使他的心靈得到慰藉；另外，他在這首詩中將自己比作「榮啟先生」自得其樂，並引了鍾子期深諳琴韻的典故，表示他能夠聲入心通。

第二首詩〈東城桂三首〉序曰：「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為樵牧之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這是白居易憐惜城中的一株桂花樹，因生在樵牧之場，恐被砍作木柴，轉而聯想到他的際遇跟這株桂花有相似之處，於是悲從中來，將昔日聽過的桂花曲譜上新詞，也就是這首組詩之三「遙知天上桂華孤，試問嫦娥更要無？月宮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內含諷勸朝廷用賢之意。

#### (四)冬季

蘇州的冬天，乾燥寒冷，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白居易吟詠冬景的詩篇甚少，僅有一首〈新栽梅〉：「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洲桃李妒，今年好為使君開。」<sup>227</sup> 據《吳郡志》：「長州，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長州苑，《舊經》云在縣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

<sup>223</sup> 同註 7，〈偶飲〉卷二十四，頁 1640。

<sup>224</sup> 同註 7，〈郡中夜聽李山人彈三樂〉卷二十四，頁 1634。

<sup>225</sup> 同註 7，〈東城桂三首并序〉卷二十四，頁 1635。

<sup>226</sup> 同註 7，〈好聽琴〉卷二十三，頁 1578。

<sup>227</sup> 同註 7，〈新栽梅〉卷二十四，頁 1647。

韋昭云：長洲在吳東。枚乘說吳王濞云：漢修治上林，雜以離宮。佳麗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則知劉濞時嗣葺吳苑，其盛尚如此。」<sup>228</sup>長洲苑是春秋時期吳王闔閭所建的園林，在蘇州城外，西漢時吳王劉濞重建，又稱茂苑，靠近太湖東南岸，種有許多梅花，每至冬末便會競相開放，形成一片白色雪海的奇觀。白居易植梅，或許是想就近欣賞冬梅冰肌玉骨、暗香浮動的傲人風采！



---

<sup>228</sup> 同註 124，《吳郡志》卷八，頁 55、56。